



夏月川集十卷三冊  
嘉靖



夏月川先生類草序



月川先生類草先太宰柏泉胡  
公之所編次覺菴弦齋二君為  
之校正先生之孫悅卿君壽諸  
梓以永其傳者也總之凡十卷  
首卷為祠部疏義先生承宗伯  
之命條為儀注取自  
上裁者也二卷至四卷先生承

宗伯之意代為草疏末繫以論  
斷者也五卷至十卷則生平應  
酬為序為記為雜著為行狀墓  
誌祭文簡牘合而觀之而先生  
之文備矣夫先生之文多矣奚  
僅三若此蓋自經兵燹之後散  
逸殘缺悅卿悉心搜集僅得此  
編適柏泉胡公巡撫江右命有

司錄呈因為編次云耳其先之  
疏義繼之奏議而文集殿於其  
後者何曰此胡公之深意也蓋  
我世宗白皇帝以天縱之上聖集禮  
樂之大成惟時更定廟制祭義  
多出睿見英斷往下之宗伯  
宗伯屬草於祠部先生以淵源

宿學稽古準今悉揆諸道協諸  
義以止於禮用能默契淵衷上  
當  
聖意以定一代之典章其所視  
奏草率據經守禮因事輸忠懇  
懇乎納約自牖之義逐條之後  
輒附之評論其得旨者則彰其  
從諫轉圜之美否則必原當事

者倡議之非與臣下進言者之  
失而一時之是非千載之公論  
皆炳々可考鏡焉先生在祠部  
如此使其身居臺諫職司獻替  
則其皂囊封章奚止於此而凜  
乎與古之蹇々諤々者同風矣  
然則先生之文孰大於是胡公  
以之列於卷端厥有旨哉其他

應酬諸作又皆渾厚莊重如劍  
金璞玉如商彝周鼎洋洋乎盛  
世之文可以傳之久遠以垂不  
朽君子曰此則先生之緒餘而  
非其大也先生之文之大者孰  
有踰於疏義奏議乎管呂東萊  
編宋文鑑每篇必取其有關於  
國家治道之大者列之篇端以

為壓卷菜水心曰文章不足關  
世教雖工無益也然則胡公編  
次之意其在茲乎覺菴程君不  
可作矣弦齋董君於尚論之餘  
其以余為知言否也爰序以歸  
諸悅卿悅卿留意先德翩翩象  
賢嘉公子也此亦可見云  
萬曆六年孟秋朔旦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勅提督南直隸學政江山留齋子趙鏜謨

月川類草卷之一目錄

奏議

考定 宗廟儀禮疏

廟制第一

廟名第二

神主第三

祧義第四

時享第五

太祫第六

太禘第七

告祭第八

祭器第九

祭服第十

廟樂第十一

附擬廟成致祭儀

卷之二

奏議

覆南京

太廟火災

祭告修省疏

嘉靖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奉勅會議

南京廟建

疏

八月十五日

火災疏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

上奏謝奉慰祭告諸儀

請暫廢太禘議

四月初六日

請奉安各廟神主暨重立

成祖廟

仁廟神主疏

詣陵補題

成祖廟

仁廟神主疏

請御門行奉慰禮疏

四月初七日

上頌寬恤儀疏

繳進停止大享殿工勅諭疏

四月十一日

會議廟建疏

五月初一日

附諸臣奏事議畧

附言官暴發權姦郭勛罪狀事畧



卷之三

奏議

更定 大行莊肅皇后喪禮疏 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上 大行莊肅皇后謚議疏 二月三十日

更定 大行昭聖皇太后喪禮疏 二十年八月

會議上尊謚冊文疏 八月十七日

叅太常寺時享作樂疏 十月初九日

擬進祔 泰陵諸儀疏義 十一月初一日

卷之四

奏議

考定廟名疏 嘉靖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請罷中元上陵禮疏 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考定內殿雜儀

考定祭用厥明行事及脫履上殿義疏 三月二十三日

請考定宗廟雅樂疏 四月十一日

覆議毀佛像數 四月十二日

考定宗廟昭穆迺遷義疏 五月二十八日

覆議太常少卿張鶚論樂疏 六月十三日

增置禮器議

覆議加派藥材疏

覆給事中楊傑請表革除死事諸臣疏 七月二十五日

立金海神祠疏

擬進謁 陵儀疏 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修復宋太師陳康伯祠祀公移

豫建山陵疏 四月初五日

會議特建兩宮并修七陵營壽陵疏 四月初九日

叅劾潘謙金桂擅議 顯陵疏 四月十二日

會議祧遷 奉慈主于陵寢疏 七月十七日

擬上明堂議疏

明堂或問上下篇

### 卷之五

#### 序

海鹽縣志序

志目小引

刻二業通序

刻陽明先生敷奏錄序

壽羅石翁九十序

封刑部主事汪公輓詩序

壽無錫秦都事六十序

贈邑侯晉川陸君赴召序

贈李虛舟擢倅高州府序

唐遠溪別叙

贈祠部冠君體乾僉憲浙江序代作

福建癸卯同年序齒錄序

禮教儀節序

邵武府志序

刻汪文定公集序

贈虛齋王大夫副憲河南序

廣西鄉試錄前序

廣西鄉試錄後序

壽宗老雲樵翁八十序

刻發微曆正通書序

歸越錄題引

贈吳蘆溪學諭遷象山令序

叙懷玉書院志目并凡例及八志小叙

卷之六

記

海鹽歷代縣令題名記

思仲橋記

重建沙川橋記

唐尚書夏公祠田記

慶州府儒學泮池記

新建竹溪公館記

新建樂清兵備行臺記

福建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易簡堂記

卷之七

雜著

跋望雲集

恭題贊治堂集後

書西峰卷

題葉母還金傳

題貞節廖氏女傳

重修新安隄題辭

重修唐尚書夏公祠題辭

題洪都鍾氏忠孝傳

題洛石遊踪卷

吳越世家疑辨題跋

題濮氏厲孝卷

揚慶士像贊

梅坡姜氏翁媪並壽贊

小象自贊

內人像贊

尊銘四首 有序

卷之八

行狀 墓銘 祭文

大母節婦楊氏行狀

先妣封安人程氏行狀

先考封承德郎直隸廬州府通判公行狀

沙川處士伯氏惟信墓誌銘

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六川林君墓誌銘

仲嫂夏母程氏墓誌銘

錦衣衛指揮僉事巖山周君墓誌銘

祭少師費文憲公文 代作

祖奠文 代作

黃母大夫人奠文 代作

封君劉寧菴奠文 同年

呂母祝孺人奠文 同年

先大夫勿翁奠文 代族作

哭亡兒廷芝文

劉母徐氏奠文

同年

吳山泉憲副奠文

方伯蓉峰章公奠文

方伯西洲歐陽公奠文

祖奠尚書林康懿公文

劉淑人奠文

同司

祭詹母胡夫人文

祭先嫂程孺人文

祭先大夫勿齋府君文

祭方伯立峰魏公文

奠一山李君文

祖奠鷺峰侍郎詹公祭文

祖奠少華給事中詹公祭文

代姪孫世禮祭周女文

告九鯉湖神祈夢文

告風洞山神文

遷葬先大夫告文

卷之九

書

呈泉師

簡徐涑江學憲

簡周崦山

簡桂洲學士

簡丘湏野司諫

簡江貞齋司成

答錢東圩太守

啓桂洲宗伯

簡胡仰齋海寧

簡鄭澹泉

簡徐豐厓

簡詹少華司諫

簡葛子東

簡周草岡

請方伯吳南溪公鄉飲帖呈泉師

簡邵玉泉水部

上桂洲宗伯

簡許九杞

簡汪南泉

簡董晴谿海鹽

簡董晴谿海鹽

簡詹鷺峰憲副

呈父翁

復醴陵方尹

簡初亭程公

簡尹恒溪太守

呈泉師

代勿齋大夫辭鄉飲

簡邑侯陸晉川

簡楊原山選部

上桂翁閣老

簡夏東巖太僕

呈桂翁閣老

呈泉師

啓介翁宗伯

與魯卽

簡李克齋太守

答陳太鶴掌教

簡李克齋

簡李克齋兵憲

簡郝石梁兵憲

簡胡栢泉學憲

簡郭淺齋都憲

簡唐濟軒太守

答胡栢泉叅知

答鄭澹泉司功

答陸晉川侍御

簡吳南溪徐豐厓徐東濱鍾西臯饒東圩諸公

謝鄒東廓先生

簡鄭澹泉選部

答詹少華司諫

簡黃北山大尹

復曾石塘都憲

簡曾石塘都憲

簡項甌東太守

答翁一水主政

啓介翁閣老

啓虞東崖軍門

復張龍湖少宰

答王遵巖叅知

簡劉岡梧司封

答顧願齋學憲

簡郝石梁兵憲

簡婁勿齋方伯

簡田豫陽學憲

簡侯筆山兵憲

簡戚南山都諫

簡黃久庵宗伯

答詹少華司諫

簡費屏石司務

簡葉少巖司諫

簡劉岡梧司封

啓介翁閣老

復張合溪方伯

答孫永豐斗城

簡程松谿司成

啓介翁閣老

上桂翁閣老

簡曾前川都諫

啓黃久庵宗伯



吊慰北原翁

啓黃久菴宗伯

簡蔡可泉學憲

簡黃古溪司諫

簡周東臯憲副

簡鄭澹泉

啓介翁閣老

簡姚虛谷方伯

簡東郭鄒丈

與陳太鶴

簡項甌東

上桂翁閣老

卷之十

書類

簡呂巾石翰學

答招梅村大尹

簡施半峰金憲

與呂巾石庶子

與詹陶山學博

簡張東沙都憲

簡桂近菴金憲

簡呂巾石通叅

簡吉陽近菴兄

答桂近菴金憲

答尤祈門子瑋

與陳玉缸判府

答朱南崖學博

答朱鎮山學憲

書報十二峰兄及諸姪

簡陳環江太史

簡鄭澹泉漕使

答吳海亭少叅

答林寒谷翁憲副

啓介翁閣老

啓冲翁家宰

與尤思所

簡王遵巖

簡蔡可泉

簡朱兩厓

答黃六橋司諫

上巡撫王思質公

答徐豐厓

簡王遵巖

答袁裕春

簡趙龍巖

簡楊虞坡司馬

簡葛與川宗伯

簡屠石室侍御

簡徐吾溪憲副

答陳敬亭督學

簡唐獻葵大尹

答雲泉宗室

答俞孚齋憲副

答謝談十山翁都憲

與姜廿五丈

與常邑大尹楊蓮湖

答葉允升監丞

與徐臺石弋陽尹

答季彭山

啓張半洲司馬

簡蔡可泉

簡呂中石

簡袁裕春

答王遵巖

啓介翁閣老

簡周崦山中丞

簡鄭澹泉少宰

簡李克齋都憲

答張三峰總戎

簡黃少村判府

答徐吾溪憲副

簡畢梓石憲副

答學山少叅

答桂近菴

簡林益軒憲副

簡潘水簾司成

答江山尹黃閩川

簡桂近菴僉憲

與地師顧陵岡

簡冠惕齋方伯

簡尤思所僉憲

簡王敬所學憲

答范東明方伯

簡周鑑塘太守

啓鄭澹泉司馬

簡鄭壺陽

答凌洋山少參

答羅念菴

簡畢梓石憲副

答桂近菴僉憲

答畢梓石憲副

簡張蒙谿司馬

簡康磐峰

啓張蒙谿

啓李克齋中丞

與周蘇泉教讀

答桂近菴

簡呂巾石

答錢緒山

簡胡吉陽桂近菴吳學愚簡呂錢二丈

簡錢緒山

答黃中菴

答桂近菴

簡黃滄溪學憲

簡黃中菴

簡陳羅江方伯

簡黃滄溪

答范東明提督

簡錢緒山

與魯子翰

簡鄭葵山中丞

簡錢緒山

答何吉陽撫臺

答吳蘆溪象山

簡王敬所大參

答黃中菴

與楊黼山上舍

答楊黼山

謝何吉陽撫臺

答王龍溪丈

與李尹新洲

簡東廓先生二

簡管南屏山長

答范東明提督

與董玄齋春元

謝張浮峯撫臺

與教授何愧吾

簡江荆石大守

謝當道禮送祖妣孝節牌扁疏

月川類草目錄終

月川類草卷之一

明進士第大中大夫廣西叅政前提督福建學政玉山夏 浚著

欽差巡撫江西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蔣上胡 松編次

後學邑人 程 輝編輯

董良佐校正

祠部疏義

考定 宗廟儀禮疏時廟建垂成當事屬考定儀

禮故著為疏義如左

曰惟自古帝王建邦之人神人鬼地祇之禮以達保  
邦國以為民極恭遇我

皇上憲天法祖稽古建中天地百神之禮既集大成乃嘉靖十四年乙未重事廟建凡廟制祭義必本諸心議諸廷協於義以止于禮焉直可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考諸先聖俟諸後聖不可易已臣不敏待罪秩宗屢被顧問間有儀文度数猶俟詳定者仰思聖諭徐觀會通往往若有會于心焉乃敢條爲疏義擬爲儀注以獻至若宏綱大要已經宸斷者類見焉庶參伍錯綜足爲擬議之地凡十一篇伏乞留神乙覽統賜裁定以成昭代令典幸甚

廟制第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夫祖者祖也百世所祖也故不遷昭穆之主數盈而親盡則遷之故有祧祧之爲言遷也遷其主而藏之也當祧而有功德之主則宗焉宗者宗也百世所宗也是故有世室世室云者亦不遷之義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知天子七廟之制自古則然而祧義世室皆本之矣自廟制改于漢而報本之禮不備宗稱紊于唐而崇德之意不章而孝子慈孫之心宜其有所不安者矣我

太祖創業垂統初建四親廟奉先之禮一準王制其規模蓋弘遠矣自時厥後沿革未定時有所待我

皇上以聖明際中興之期當禮樂百年之會特以太廟祀高皇帝以為萬世所祖昭東穆西各為三廟廟各有寢有廡有門有垣更建太宗廟于左昭之上以祀

文皇帝以為萬世所宗其昭第一廟以祀

仁宗昭皇帝穆第一廟以祀

宣宗章皇帝昭第二廟以祀

英宗睿皇帝穆第二廟以祀

憲宗純皇帝昭第三廟以祀

孝宗敬皇帝穆第三廟以祀

武宗毅皇帝仍虛右穆之上以待功德之宗以俟他日論

定凡以斟酌先王之定典繼成

聖祖之初志也乃若祧寢則建于弘治間亦重修焉諸皆

一新之會云作廟制

### 廟名第二

祭法王立七廟為考廟為王考廟為皇考廟為顯考廟

為祖考廟祧為壇壇為鬼其稱名也不達可施于嗣王

不可施于及王其取義也不經毀廟主遷則有升祔未

有變廟為壇變壇為壇者其衰世之意邪然祭法雖遠

而王制之文可知也蓋周曰太廟太祖廟也文世室文

王廟武世室武王廟也太者太上之義文武云者周人

以諱事神謚以易名因以為廟號云自漢以來襲同堂  
異室之制名之無所於稱我太祖太宗世宗世宗

皇上今名

太祖廟為太廟世室為

太宗廟

仁宗廟為仁廟

宣宗廟為宣廟

英宗廟為英廟

憲宗廟為憲廟

孝宗廟為孝廟

武宗廟為武廟稱名取義實符周典其易世室為宗廟者  
室即廟也如言太廟亦言太室也宗者宗也百世所宗  
是之謂世室必曰太宗廟者別于宗廟之通稱也群廟  
不稱宗別于太宗也且以俟他日之觀德云作廟名

### 神主第三

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  
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故虞而立主以事之虞用桑主練  
用栗主栗主立則桑主毀示神不一心心不二主也故  
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禘祭則祝迎群廟  
之主出禮也中庸謂有事宗廟設其裳衣蓋主實臨之

也自漢作原廟月以衣冠出遊自時厥後遂以衣冠代  
主而神道遠矣國初定鼎金陵建廟立主矣及遷都北  
平重立太廟當時禮臣未及迎主以從故自

太祖以上冉立主焉至於舉祀猶重神靈安安惟設冠服  
從事今我

皇上祭必出主且親捧

太祖主簡命大臣捧

群廟帝主內臣捧

后主比諸周制祝迎之禮尤重焉對越在天陟降在廟真  
得古人精微之蘊足致如在之誠矣若夫內殿神牌其

制稍異要之主寔禮之正而牌則以義起者也作神主

禮義第四

周禮少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劉歆曰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有常也宗者變也  
不可以設數是故祭義本于喪服喪服本于世次五世  
親盡則服盡而祭從以盡故雖世系德厚止事七世者  
示有終也唯祖有功百世不遷宗有德亦百世不遷有  
若殷三宗有若周文王武王其人也迨漢為同堂異室  
之制自時厥後或九世十一室或九廟十室或七廟十  
室非禮意矣國朝當



憲宗升祔世次應祧時禮臣議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獨儒臣楊守陳抗議以爲祖功宗德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以功而不以世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宜比商報乙周亞圉今徒以宋儒嘗有取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既有太祖又有始祖太祖說以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與實乖此正議也時不能從今

皇上旣專

太祖配天之享復特正太廟南面之位時享則尊

太祖大袷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 協禮與義萬世不可易已至若著昭穆

遞遷之說謂昭不動穆穆不及昭非作者之聖其孰能之作祧義

### 時享第五

王制天子楨杓袷禘袷嘗袷烝解曰春孟特享各于其廟三孟合享于太廟是故專特傷仁無以合其離專袷傷義無以全其尊若物成則袷未成則特是又緣時以起斯禮也三代以還未之有改也自漢爲同堂之制而

特享不行雖賢如程頤張載見或未詳豈非以群廟禮煩日亦不足之故哉臣愚以為是特於古禮助祭之義未之思爾蓋古者宗廟之禮天子主之公卿諸侯助之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雖顯相又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之謂也國初廟制特享一準古禮厥後更為同堂之制特享無所於施今

皇上既復祖初制則特享之禮不可以不諸也夫今之為特享之說者大畧有三或曰羣廟俱宜躬祭或曰間日祭一廟或曰太廟親祭群廟遣攝夫親祭是已然一日有事七廟雖有肅敬之心強力之容莫之勝矣若問日

一舉則彌旬之內天時人事或有齟齬若從遣攝則尊禮未稱惟有準助祭之義擬分獻之儀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至于祝冊飲福悉主一人斯足以全群廟之尊刑百辟之化合會通之典無遺代之嫌為得禮之中而事神不難矣乃若祫享則舊式具存惟稍損益以集大成爾作特享擬特享祫享儀注如左且別為或問云

或問誦詩三百不足以制一獻之禮今以分獻準古助祭亦有徵乎曰禮有文有義其文易知其義難知習其文失其義祝史之事也故曰誦詩三百不足以制一獻之禮夫君臣一禮而已矣是故當祭則君主

之臣助之禮也義也傳曰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臣裸以璋瓚又曰君執圭瓚大宗伯執璋瓚可知已曰此皆君行初裸而後臣代之也非三獻俱代次行也曰祭于一廟則君行而臣代有終祭于群廟則君主而臣代有成又何異乎是故古有七廟之制無七日之祭况祭以厥明行事晏朝乃闕季氏逮闇至以跛倚承之子路與祭堂事交于庭室事交于戶厥明行事晏朝成禮孔子曰誰謂由不知禮是厥明行事所以致敬也晏朝成禮所以全敬也若群廟之禮必君躬行之日亦不足矣曰亦于今制有合乎曰有蓋郊

祀有分獻大學祀先師亦有分獻雖前時享 上特

獻于 太祖 太宗餘皆捧主官代之未立分獻之

名爾曰郊祀分獻不拜前時享代獻亦不拜惟大學

獻官乃拜茲安所準曰郊祀配神位于二成御拜位

亦位于二成獻官可不拜前時享一堂獻官可不拜

若大學四配十哲兩廡其位不相當獻官斯拜矣况

今特享群廟實全尊禮獻所以爲禮也獻官不拜其

何以成禮邪且陪祀既拜拜固非僭也拜必于丹墀

西南就臣位拜乎下也唯飲福統歸 天子非臣下

所敢承也他日有皇太子則分獻于 太宗廟皇太

孫親王則以次分獻群廟皆可準斯禮矣

太禘第六

春秋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合毀廟永毀廟之主祭之于太廟也何言乎大禘別于禘禘嘗禘烝也故禘有時享有殷祭時享合未毀廟殷祭併合毀廟時享違乎諸侯殷祭行于天子春秋書大事于太廟而魯之僭禮可知矣後之爲禘之說者贖矣或失則煩或失則亂禮煩以亂事神則難國朝自

懿祖奉禘以後乃有大禘迨我

皇上正

太祖太廟南向之位併禘

德祖於是禘禘之禮悉協於義用每歲季冬大事于太廟

德祖居中自

懿祖以至

武宗各以世祔百世曠典於斯舉之若祔食配享之禮肆類于禘者因附其義而擬其儀作大禘

祔食

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曾子問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程頤曰殤與無後者祭終兄弟之孫之身蓋從

祖祔食則從祖而毀禮也祭終兄弟之孫之身五世而  
斬也國朝初以壽春王以下二十一位祔食

祖廟今

四祖祧而祔食猶特享為此禮之有待者也惟于大禘行  
之斯得祔食之義

配享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司勳凡有功  
者祭于大烝大享即烝祭也烝衆也衆物成而後可大  
享故報奉之禮莫重焉而報功之典類行矣何休謂祫  
不及功臣惟禘乃及之非知禘祫者也國朝配享功臣

初七人後合十二人又後合十六人惟茲十有六人皆  
開國靖難之勲漢有蕭何張良陳平唐有郭子儀李晟  
家有韓世忠岳飛張浚則文臣及中興之功並舉之矣  
茲際聖明禮樂之會必有定論以稱殷禮乃若昔位于  
殿今位于廡避尊也時享并及焉禮之厚也唯從與于  
大享其正也別祀少師姚廣孝報其功外其道也舊儀  
無分奠未備也故今并祔享擬之曰分奠者別于分獻  
也

大禘第七

大禘者何王者立始祖之廟又禘始祖自出之帝而以

始祖配之故曰禘何言乎禘禘者諦也審也是故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夫禘二祭而一名時禘達乎諸侯大禘行于天子故禮不王不禘嗚呼世遠神渙非仁孝誠敬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是故天子之祭莫重于禘獻莫重于裸牲莫重于薦栗禘之義大矣哉國朝禘禮滯於上世之難推我

皇上有味於先儒虛位之義特稱

皇初祖以從事而以

太祖配焉夫然後天子追遠之殷禮以全而仁孝誠敬為

特至矣唯設神牌祭畢焚之明之也儀依郊典為之尊之也年用丙辛五年一禘也唯酒則獻而不灌今擬獻爵為祭酒云作大禘

告祭第八

古者國有大事必先告于祖示有尊也不敢專也是故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告攝也伊尹告嗣王以冕服祗見厥祖告嗣位也歸格于藝祖用特告巡狩也武王克商祀于周廟成王宅洛裸于太室告征伐告遷國也爵人賞人于祖告命德告論功也或殷祭或一獻禮歆其禴也漢制遣告亦禴告享唐乃更為奏告宋元

因之其儀用一獻親祀則用牲國朝凡上

徽號 廟號

皇帝加元服行大婚立皇后立皇太子封親王及遣將獻  
俘論功並用一獻禮告親征及皇后謁廟則用牲

皇上復肇稱皇子命名及廟見禮是又重主鬯之義謹正  
始之道也儀有令典作告祭

### 祭器第九

王者孝恭盡于事先故俎豆之事必依于禮不敢褻也  
子輿子云先簿正祭器蓋有以識此矣夫周制大備兩  
漢因之唐宋所損益可知也國朝宗廟祭器為簋為豆

為簠為篚為登為鉶為尊為懿咸如制加勺焉然而簋  
豆之類不用足蓋以古人席地而坐今人用椅桌啓處  
隨時器用異宜禮有不相沿者此類是已今復易用陶  
貴質也潔也是故君子觀會通以行典禮作祭器

### 祭服第十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享先王之衮冕秦滅禮學祭祀  
服用皆以衮玄西漢無所更定至明帝祀光武于明堂  
始採周禮制冕服焉唐宋因之太子侍祠服周漢無所  
於考唐制服衮冕九章宋元亦因之群臣助祭者周制  
自衮冕以下為鷩冕為緇冕為玄冕其服公視王侯伯

視公子男視侯伯孤視子男卿大夫視孤自秦罷侯爲  
品官冠服之制亦因以改國朝因之

皇帝親享

太廟服袞冕皇太子侍祠服九旒冕袞服九章群臣陪祀  
則一品七梁公侯伯加籠巾貂蟬二品六梁三品五梁  
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品七品二梁八品九品一梁通  
用青羅衣厥後惟五品以上得陪祀序爵也今都給事  
中亦得從祀重近侍之職也舊服用方心曲領今去之  
謂其襲用隋人之制無所取義也初上殿則脫烏蓋取  
古者屨不上堂之義然古惟席地則然况屨以飾足故

今不以相沿云作祭服

廟樂第十一

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  
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  
矣夫樂者象成者也文與情稱事與功偕是故可以知  
德可以禮神昔者孔子學琴于師襄而見文王審樂于  
莒弘而見武王吳札適魯觀于歷代之樂而百世如見  
声音之道與神通不可誣也不可誣也國朝宗廟雜樂  
有升歌有武舞有文舞制云備矣惟是今日享祀猶襲  
用



四祖樂章於義弗協我

太祖再造區夏太宗重定大業

列聖繼體守成神功聖德與天無極必使頌聲萬舞盈乎  
天地之間斯足以稱昭代禮樂之盛但作者實難其人  
宜命儒臣並得擬進庶幾飲江河者各充其量而頌功  
德者或識其大

皇上從而兼總條貫之斯可以集大成矣若夫器用之數  
詳見大明集禮作廟樂

特享樂

太廟樂章迎神泰和之曲十二句初獻壽和之曲八句

武功之舞亞獻豫和之曲八句文德之舞終獻熙和之  
曲十二句文德之舞徹饌雍和之曲八句還宮安和之  
曲八句

太宗廟樂章章句同舞佾同

群廟樂章章句同舞佾同

祫享樂

國初建四廟廟有樂章祫享初獻並奏亞獻終獻止奏  
德祖樂然並奏難諧今祫享統于

太祖宜用太廟樂大祫統于

德祖宜用舊章大禘有欽定樂章其易還宮爲送神者

皇初祖不立主也

附擬廟成致祭儀

昔周公營洛清廟告成成王乃步自成周率四方諸侯  
至洛有事于清廟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爰作清廟  
之章告成事也我

皇上復古天子廟制以降孝享甚盛典也落成之日宜肇

禘殷禮至于新宮庶

祖考來格而錫嘏無疆矣儀如特享

一欽天監擇日翰林院撰文太常寺前期奏請捧主分

獻官

一前三日太常寺奏致齋如常儀

一前二日太常卿同光祿卿面奏省牲如常儀

一前二日太常寺備祭品

上詣內殿先行祭告禮如常儀

一前一日早司設監備神主金輿并冊寶亭冠服亭各

十二座錦衣衛設傘扇儀衛於內殿門外候各官捧

主陞輿內官捧冊寶冠服各置亭內俱隨行儀衛前導由

景運門後左門中左門奉天門午門端門廟街門至太

廟靈星門

上捧

太祖主內官捧

高皇后主奉安于太廟寢捧群廟主官捧

主奉安于祧寢捧各廟主官捧

主奉安于各廟寢

上先詣祧寢次太廟次群廟各上香致詞行四拜禮次日

行祭告禮

正祭日

上太廟主祭分獻官各廟分獻儀同特享

月川類草卷之一終

月川類草卷之二

祠部奏議

南京 大廟火

覆南京 太廟火災祭告修省疏 嘉靖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初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李瓚疏言六月十三日申時

太廟火臣同守備侯徐源叅贊機務兵部尚書劉龍等區

畫救火莫能措手司禮監太監何緩等鞫問神宮監奉

御張昇言是日五更時昇同內使李靖張瓏如常入廟

後殿司香香息天明鎖門以出至申時忽風雨交作霹

靂一聲時靖暨李教遙見廟中煙起走入廟階門昇隨

報本監掌印左監丞周原長隨溫永內使李溜暨瓏暨  
昇急啓廟門見後殿西南隅火起忽前殿西北隅火並  
起一時延及兩廡凡冊寶重器並遭焚燬惟戟門三座  
東祭器庫西神厨左右井亭得救無恙廟有洪武間所  
傳簿籍司禮太監宋禮等別為查覆仍叅究周原等如  
律事聞

上勅禮部曰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宗廟尤重朕聞災變不勝驚惕茲當奉慰

五祖神靈凡祭告及修省事宜具奏來聞此上天示戒務  
應以實周原等令南京錦衣衛繫獄即遣三法司錦衣

衛堂官各一人給事中一人亟往體勘具奏內外守備  
官俱令戴罪以俟會源龍等及給事中崔三畏等御史  
喬佑等各奏其事尚書夏言等上疏曰南京

太廟

五祖神靈所御一旦災燬變異莫有大焉者也禮有焚其  
先人之室者則三日哭今

五祖神靈居歆陟降寔依陛下以安宜筮日易服親詣太  
廟祭告別遣大臣祭告于南京奉先殿以奉慰神靈以  
明日為始群臣青衣黑帶至日止伏望體上天仁愛之  
心盡修省消弭之實下寬大之詔求忠謹之言勅兩京

堂上四品以上官自陳以聽策免科道許極言時政闕  
失群臣有奸貪欺蔽者指實糾劾尤望垂察納之聽寬  
狂易之誅擇其可行者行之其不可行者置之則衆言  
進而幽隱達此實遇災修政之要務也

上曰祭告不用筮日寬恤已昨歲下詔致災端在朕躬事  
關修省宜在罷行者諸司具實條陳已而越月之哉生  
明戊辰

上待罪奏告于

昊天上帝畧曰茲南京宗廟燬臣積咎深厚禍及祖御棲  
神之所仰惟天慈俯賜重戒臣感懼弗勝臣切思臣

祖太祖皇帝受命自天復夏掃夷再修人紀功勳前之所  
無比洪眷隆長是臣祖之宜享祀無窮臣固凡愚諒恩  
眷祖德豈以臣爲棄哉臣感恩省罪自知不敢自負尚  
竢選期擬工以副眷注奏告于

太廟曰茲南京宗廟災某切惟  
天戒亦

皇祖之戒也某冲愚無識入繼大統然天眷

皇祖必不以某棄伏企聖慈鑒宥居歆陟降是惟在茲尚

竢選期擬工以答

天與皇祖之永戒

奉勅會議南京廟建疏八月十五日

初南廟災御製奏告祭告之文方以選期擬工爲詞及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等上疏曰南廟之災列祖神主一時延燬號籲莫及竊惟列祖神靈陟降在天

皇上親承主鬯對越歆享仁孝誠敬爲已至矣今南京奉先殿每日進膳如常但原廟神主係是

祖宗百七十年奉安已久一旦遭此災變恐無以慰

皇上孝思瞻切之情臣仰體聖懷必補造神主重建南廟然大王非歲時可就臣愚未達所宜請命禮部詳議取

裁或遣大臣祭告暫併原廟香火于奉先殿用副孝思之誠事下禮部尚書夏言等覆議具言國無二廟廟無

二主永樂間北廟既成禮官失於講明不及載南廟之

主以從今聖子神孫既親主鬯於此則

五祖神靈必陟降居歆於此况

四祖奉祀已久亦惟當重建

太祖廟耳

皇上行當復古廟制重建太廟以崇祀

太祖則南廟自可無作况原日不設正祭其朝夕朔望薦新諸儀咸在奉先殿供奉有常無事於併惟是建廟補

主事體重大義禮精微非臣等愚賤所敢專也必賴聖  
心裁之於義以定斯禮庶可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  
不惑矣疏入越旬未下一日忽召言諭之曰天下一統  
可作二廟二主乎惟當定專於此矣言對曰聖斷是矣  
我

太宗定都正

太祖貽謀深意今聖心定專於此不惟一代廟禮以定而  
萬世帝業亦定矣

上意遂決即降勅集議勅曰南京太廟後建或弗建朕惟  
太廟既遷北京為子孫萬世之業則南廟不必重有或

謂

太祖肇建為子孫者當萬世以慕功德不可廢也朕則以  
為必歆建廟以報功德不當舍北京

太宗所立之廟

太宗定都于北傳已

六宗能為祖宗守鴻業萬世其傳無南北之分

太宗所定之基

太祖必格焉一天下作二廟恐弗合禮義或謂承天尚有  
獻考廟非厚親與朕則曰承天之廟藩邸所存即南奉  
先殿之比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廟彼今不同今南京

止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或曰累朝遇事遣告焉朕惟祖宗唯子孫是依是憑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則當爲萬世之圖使其定專於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作廟爲歆也於是尚書夏言等會同大學士張孚敬李時翟鑾侯郭勛等尚書汪鏗等上議唯天子議禮唯聖人違孝近南廟災南京禮臣奏請欲暫併原廟香火于南京奉先殿其重建廟制補造神主于係祀典則取自上裁事下禮部未敢專擅茲蒙降勅清問臣等仰見

皇上至德達孝立言精確貽謀弘遠不獨有以正一代宗

廟之禮且足以定萬世帝王之業乃不自滿假務集衆思尤見虛中愛禮甚盛心也竊惟古者國無二廟廟無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練祭用栗主栗主既立乃毀桑主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明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後世此義不明漢有原廟齊有僞主襲瀆誣妄事神則難若乃有周三都三廟則又禮以義起事有攸宜蓋岐周則太王諸侯之廟鎬京則武王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宅中所建然鎬廟既成則岐主已從洛雖有廟成王終未都洛則鎬主自在周公雖留後然諸侯不祭天子支子不祭太宗文武之禋罔非正祭是故國有



二廟自漢惠始神有二主自齊桓始昔周三都三廟乃  
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二廟二主也我

太祖肇都南京即周公都洛

太宗定都北京即武王都鎬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嘗不同

則知

太祖太宗之心未始或異矣况洪武未嘗有都陝之議則

知一時定鼎金陵未稱貽謀之遠迨永樂定都北平形

勢雄並閔中寔萬世帝王之業我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居歆况聖子神孫奉祀於此則祖宗

神靈亦陟降於此神道固然蓋古人立主依神立廟依

主而子孫之身又祖宗所依也今日正當定專於此使

宗社享於此本宗百世根本於此祈天永命保民出治

罔不於此實永世無疆之休然而聖衷謙虛猶若有所

未安者臣等請得而贊之雅聖明斷焉蓋今日議南京

廟建者有二或謂可弗建者以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

或謂當重建者以南京根本重地而祖廟神靈久依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弗建也者守禮也重建也者義起也

愚且賤焉弗敢專也制諭謂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

定專於此則弗建之議可的然而决矣謂南廟祇存百

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祖宗雅子孫是依則復建之

議可渙然而釋矣此謂衆言淆亂折諸聖也至曰能爲  
祖宗守鴻業無南北之分曰天下一統作二廟二主弗  
合禮義大哉皇言一哉皇心不可易矣至謂或疑承天  
尚有  
獻考廟有豐昵之嫌此則百姓不知者耳南廟今日之廢  
匪出於人而祖宗廟享固在於此守

太宗遷都之慮保

高皇創業之謨則不當復建廟於南也亦明矣且南京皇  
城宮殿傾圮累朝例不修理而近日議者不達此意殊  
非所以守成法定民志也北京宗廟行復古制久注淵

衷而南廟方修遽遭回祿則皇天眷德

聖祖啓後之意固宜默會於昭昭之表也故臣等仰贊聖

謨以爲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者此也其南京奉先殿香

火供奉如常請俯從禮臣所議遣官祭告原廟逸禮或

從合併其太廟遺址似當做古壇墀遺意高築垣墻謹

司啓閉以致尊嚴則禮意曲盡而國是定矣議上

上曰南京奉先殿香火并日進膳儀禮部其以聞遣官祭

告亦無謂原廟址高築圍垣所司守護惟謹自今南京

宮闕有壞無脩著爲令在京廟制令所司豫辦物料明

歲興工承天家廟改稱隆慶殿以別廟名厥後南京禮

部奏原日南廟惟有香火其奉先殿祀事供奉如常無  
事於併惟原廟司香官宜增入之祭告之禮仍乞俯從  
前請乃遣命候朱麒行禮言等復請刊布著為令典垂  
憲萬世詔從之錫名勅議刊行

初南廟災一時議者未有不以為事在重建而後心  
竊疑之蓋國無二廟廟無二主古者君去其國則太  
宰載主以從禮也永樂間重建北京再作新廟時稱  
行在未及載主且南廟所享惟 德懿熙仁暨 太  
祖五祖耳今 太祖既有專廟而 四祖奉祀已久  
有毀無建但祝文以擬工為詞孝思方切未敢宣言

會南禮奏至詞雖不迫而意已獨至事下看詳因屬  
視草遂請白發其端議上 上大悟遂決意定專於  
北勅議甫上而俞旨即下矣非聖人達孝愛禮其孰  
能之

### 宗廟火

火災疏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

客冬不雪 上設壇禱于西宮無應元日小雪二三  
大臣以為靈瑞表頌之御史楊爵抗疏言其事大忤  
旨下詔獄入春徂夏不雨 上復設壇禱于西宮無  
應風霾連旬是日晡刻忽雨雹風霆交作俄而紅光

燭天入夜火起東城頃之火起西城外夜分則火起  
仁廟延于成祖廟太廟時上自西宮趨文  
華殿亟詔中外臣工救火號籲莫及獨睿宗廟以  
別垣僅免上大驚悼將收宮監宿衛問罪而言官  
劾論大臣救火之不力者疏既入禮臣乃疏言遇災  
脩省事進至左順門適傳奉勅論內閣禮部勅曰適  
得卿等疏慰朕心恐懼罪無所逃夫皇天眷求變  
醜復夏之主得我高皇帝明德世隆已八帝允  
當天心國無災而民受福不謂先帝無嗣朕以倫  
序得立自入繼天位以來大災于國巨患于民未如

今日之禍不可言也仰感我皇皇上帝不遽以我  
一罪人而絕皇祖無前功德之報使獲有後以綿  
無疆之祚即日卿等舊德宜匡皇太子繼承寶位擇  
日奏告天地祖社舉繼承大禮急議廟建朕罪當黜  
集群臣耆老議行衆相顧難之時浚爲負外郎言  
于當事曰此上罪己之言禪位非可議廟建別疏  
已言今奉勅論止宜傳示群臣使知主上恐懼敬  
天之意不必集議以駭聽聞遂繳進其特奏廟災疏  
曰是月庚申酉刻忽雨電交作风霆震飛入夜宗廟火  
起一時延燬臣等倉猝聞變驚走入視率諸人救護無

及宮監宿衛候所司請旨收問臣等竊惟禮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蓋天災變無有大於此者况宗廟寔祖宗列聖神靈所御一夕遭此大變

皇上敬天孝先驚惕靡寧臣下積咎召災號籲莫及今祭告奉慰禮在所先恐懼修省政貴責實

皇上首宜竭虔親祭告于內殿以慰神靈復引過奏告于上帝以謝謹戒青衣御西角門延見群臣以共謹天戒下哀痛之詔以安人心論天下宗室共加修省以盡一體之誠勅內外臣工痛加勉責以盡交修之敬仍望

皇上念上天譴告之心法太上脩德之道文武大臣有姦欺負國蠹政殃民者許言官指實奏劾九卿堂官并諸司四品以上官令各自陳以聽策免科道官直言特政尤望

皇上包荒宸斷期修人事以回天意此今日遇災修省之大義也臣等伏惟宗廟天子孝享所先禮當修復惟是數年大工並興公私財力俱耗今內外大小工役宜一切停罷庶幾畜力豫材可圖大舉否則民力重困無以上慰孝享仰答天心此又今日遇災修省之急務也唯陛下留神疏奏

上曰宗廟災燼無前大禍罪在朕一人而已仰戴皇天仁

愛即齋戒擇吉奏謝南北郊祭告景神殿太社稷俱朕躬行禮遣官祭告朝日夕月諸神陳言時政言官常職何待災變一切工役除欽定殿就緒外餘悉停止奏謝禮畢御門視事如故

浚初聞變走入時火已及太廟度勢不救急啓尚書嚴嵩令神宮監巫抱主以出宮正倉皇索鑰浚曰事急矣遂排闥入僅以主免性成祖廟仁廟主無及上天驚悼將收宮監宿衛問罪嵩令草疏浚因進曰今日災變不宜更作失火嵩然之復曰禮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災變無大於此今宜極言

遇災修省之實以回天意請罷內外工役以復廟建嵩然之故疏直以非常失火為詞而重致意于脩德脩政而拳以畜力豫材以圖廟建為事即中能過疑之曰能此盡言乎浚曰此關係天意豈可豫憂其不濟邪嵩昧爽歸自廟所覽之一過曰不可易矣乃趣書以上追而稍易之去其宥納忠黨誅斥邪罔入字蓋慮或觸忌耳旋得俞旨乃始相慶他日上奏謝南郊召諸大臣曰昨禮部所言事皆不但已批答少一是字還令以次行之故復致書宗藩下詔罪已大臣自陳策免言官得以糾彈權姦極言時政蓋凡

疏中論列多見嘉納益信殷憂啓聖却恨當時不盡所言耳

按宋真宗朝宮禁火災宰相王旦亟上表待罪乃下詔責躬許直言時政其後大臣有言失火由崇王宮請置獄論死者數百人旦復言火雖有迹殆出天譴既降詔罪已不宜歸咎于人果欲行法宜首正臣罪以明無狀於是獄得減死視今日聖心大悟遽罷詔獄真所謂聽言如轉圜矣

上奏謝奉慰祭告諸儀

是月乙丑奏謝南郊明日奏謝北郊又明日奉慰景神

殿告于太社稷遣官告于群神

奏謝南郊祝文畧曰嗣天子臣某戴罪祇奏于皇天

上帝曰是月庚申宗廟焚燬竊念臣某塵泥罪垢之人曲荷洪造憊懣之眷畀臣以君人師表之任夫自徂職以來招災致變無如今日之重且大也思惟臣祖當我皇天眷求中夏之君之時克享上帝歷世八傳適屬臣愚罪昧宜乎有北大戒仰我天慈仁愛伏冀原赦俾圖自新用副眷注

奏謝北郊祝文畧曰嗣天子臣某謹昭告于皇地祇

曰仰荷皇天仁愛垂警于宗廟臣觀遭大變罪恐

曷勝謹用祭告伏企垂慈化災為福益隆我祖宗  
丕圖于無替臣省罪自新伏惟鑒佑

祭告景神殿祝文畧曰孝玄孫嗣皇帝臣某謹昭告于  
德祖玄皇帝后列各廟帝后曰玄孫以罪昧之資  
上叨天眷入纘我祖宗大統嗣位以來稔積愆  
咎昨者禍延宗廟玄孫心神飛越跼躅無地謹用申  
慰伏祈聖鑒暫垂安御玄孫曷勝震懾待罪之至  
祭告太社稷祝文畧曰嗣天子臣某謹昭告于太社之  
神太稷之神曰茲宗廟災燬某仰戴皇天仁愛謹  
用修省躬伸祭告伏企神慈轉禍為福永保我明于

無替而神亦永享無窮之祀焉

同日祭告朝日夕月天神地祇及應祀神祇祀曰朕承  
天命嗣祖洪圖即位以來多招災變未如昨宗廟之  
大者也惟神能於斡旋職佐上帝希化災為祥福我  
家國而神亦永享於祀

請暫廢大禘議四月初六日

是月甲子適當大禘會廟災禮臣言禮有常變今遇廟  
災大禘宜廢

上躋之已而與諸大臣謀于內殿用事尚書嚴嵩用浚言  
上議



曰按禮經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之祭當祭而日食  
太廟火如之何孔子曰如牲至未殺則廢蓋恐不成禮  
寧廢無舉慎之至也茲當廟災禘雖卜期猶未將事故  
請罷之况天子之祭莫重於禘儀依郊禮為之尊之至  
也五年一舉不敢瀆也特以

太祖配不敢褻也今欲行于奉先殿或景神殿則

列聖之主咸在又難遷避莫若從罷尤見

皇上尊祖重禘其仁孝誠敬之心有出於儀文之表者矣  
議上卒從之時有議舉行于奉天殿者要之遇災而廢  
終為得禮之正

請奉安各廟神主暨重立  
成祖廟 仁廟神

主疏

曰初宗廟之火起于東北故

成祖廟

仁廟神主火勢封門不能奉主以出號籲莫及

太廟暨

宣英憲孝武五廟神主俱得捧出安全今宜暫請奉安于

景神殿宜行奉慰祭告禮其

成祖廟

仁廟神主宜令該監擇吉恭製奉安

上曰  
皇祖暨

列聖神主暫奉安于景神殿即行奉慰禮

成祖

仁宗神主亟為恭製詣陵奉題還安各廟儀物所司亟為

補造

初擬補造神主詣陵奉題乃止作該監恭製便了曰  
題之墓厝之廟曰主似宜就陵所題主還安庶得古  
人禮意若先成木主未題詣陵時難用儀衛當事云  
埃聖裁既得旨乃知睿見自與禮合

詣陵補題

成祖廟

仁廟神主疏

曰古人必題主于墓而厝之于廟蓋以神魄相依此幽  
明鬼神之道也今

皇上於重製

二廟神主必詣陵奉題還安聖見超卓誠得先王制禮之  
精義實萬萬世奉以享祀無疆之典其遣官祭告題主  
及迎主奉安諸儀特為擬進

四月二十一日祭告

長陵

獻陵題主一請題主官二負遣祭官二負各行禮是日質

明遣祭官具青服行祭告禮如常儀內侍官設題主  
案于陵恩殿西向奉木主置案上中書官恭書尊謚  
訖題主官盥手恭題主畢遣祭官同內侍官捧主置  
于神座上遣祭官跪太常卿跪于左奏云請 成祖  
文皇帝神靈上神主人太常卿跪于右奏云請 仁  
孝文皇后神靈上神主訖遣祭官俯伏興遣祭官更  
吉服即行朝奠禮畢太常官跪奏云請 成祖文皇  
帝 仁孝文皇后降座陞輿還京遣祭官同內侍官  
奉神主陞輿進行儀伏侍衛如儀遣祭官後隨次玄  
福宮神御幄行夕奠禮同前次日還京獻陵祭告題

主儀同神主還京所司先期于土城外設幄次神主  
至百官吉服行叩頭禮神主啓行大樂前導設而不  
作百官後從至承天門外樂止神主入午門儀衛百  
官退 上常服奉迎由左順門東華門東上南門永  
泰門入景神殿東門行安神禮如特祫儀于永孝殿  
惟不用樂畢奉主還景神殿公侯駙馬伯九卿堂上  
官皇親指揮以下吉服陪拜從之別諭之曰四月二  
十二日 二廟帝后神王還京約天明時分進大明  
門二十三日中夜先命公勛代告 列聖仍奉 睿  
宗主至禮畢回說與禮部太常寺遵行又旨二十一

日題主畢午後至玄福宮二十二日朝奠畢午後至  
土城外神幄夜間百官接禮畢遂行天明是二十三  
日之早進午門當時就安

請御門行奉慰禮疏四月初七日

初廟災疏中有請御西角門行奉慰禮之文乃得旨  
奏謝禮畢次日御門視事如故蓋先是上以靜攝  
久免朝參至是因疏請御門奉慰即欲視朝如故也  
於是復上疏

曰

皇上當茲宗廟之災仰戴

皇天仁愛驚惕齋戒奏謝于郊奉慰于祖告于太社禘于  
群神禮成乃視事如常誠得古帝王敬天孝先遇災修  
政之實蓋天心不忘乎譴告聖德益勵于殷憂中外臣  
民曷勝仰戴請候臨御容臣等百官致詞奉慰少致臣  
子一體交修之誠疏奏

上曰宗廟災燬天意垂示朕日默感儀文存備而已仍于  
西角門視事三日見避殿義望日暫罷御殿見徹樂義  
戊寅經筵已卯日講已而復諭禮部曰朕舊疾未脫連  
日祭告火動牙疼口渴耳鳴蓋當食聞變致加諸病經  
筵暫罷庚午御西角門丙子御殿頒詔再用醫藥調攝

庶可上答洪仁以復大寢

初部䟽請御角門行奉慰禮或疑近于喪夫禮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實以喪禮臨之及得御門視事之旨所司持之再䟽入遂奉明詔蓋盛德中禮殷憂啓聖不偶然也會言官劾大臣救火不力言多誣妄遂生厭敷云方變作時因西宮禱雨無應欲解壇事惟以不終事神禮爲疑惜無有能贊之者故此事終不可罷

上頒寬恤儀䟽

曰茲值宗廟之災本部題請修省事宜

皇上敬天孝先引咎責已躬行奏謝奉慰諸禮又面諭臣嵩以月之丙子下寬恤之詔及致書諭天下親王仰見皇上遇災修政克謹天戒之實司禮監奏遣官八員齎御書本部奏遣行人九員捧詔特擬進頒詔儀注

繳進停止大享殿工勅諭䟽四月十一日

初火災䟽其言宜罷內外一切工役畜力豫材用圖廟建上是其言勅諭禮部畧曰茲下廟災朕心皇皇亟圖修復但念今日財匱力疲凡一切不急工役已命停止惟大享殿乃明堂重典然肇稱殷禮業已行于玄極寶殿上帝顧歆是役暫止用以專力廟建

既如勅奉行遂繳進疏畧

曰

皇上遇災修省重念大工繼興海內虛耗既勅所司暫停一切工後茲復特降勅諭并暫止大享殿工用圖專力廟建臣等敢不祇承休命除欽遵即行工部轉行所司遵奉外原奉勅諭合遂繳進

會議廟建疏五月初一日

初廟災禮部即疏請罷內外工役畜力豫材以圖修復故雖業有亟議廟建勅旨而旋獲俞允已而公郭勛奏言宗廟之災實臣僚不能奉公守法懷姦不忠

道學亂政所致且自廟災未聞諸司議及廟建其何以慰皇上孝先之念宜勅所司會議今日難得者

大木大石諸凡物料皆宜早為會計派辦疏奏上

曰宗廟奉先大典誠不可緩禮部亟會議來聞尚書嚴嵩等會同公郭勛等尚書李如圭等給事中李鳳來等御史党承賜等上議

曰禮莫大於宗廟宗孝事神以照臨四海是以聖王重之國家七廟之建實

皇上稽古作制遠紹三代之隆一正相沿之謬屢經廷議斷自宸衷積數載之勤捐百萬之費以庀茲役而今者

上天降虐回祿延災遂使鴻構崇規一旦煨燼何以上  
慰

祖宗在天之靈何以副

皇上孝享嚴禋之盛臣等忝受國恩夙夜驚惕而不敢違  
中外臣民咸謂當修復而不可已者也然而制事當審  
緩急之宜施爲要識先後之序自來成大事者必上順  
天道下協人情方今天戒所當畏而修省之念方新民  
窮所當軫而寬恤之詔初下故廟建不可緩也而勢亦  
不容以亟也且典舉大役財力爲先夫天子以天下爲  
家合萬國之奉以爲祀先之圖豈憂力之不足惟在調

度有經不至妄費耳故臣等曰財力非所慮也各廟規  
制舊或限於區域於茲更創或稍爲展拓徐可諮圖故  
臣等曰規制非所急也今日之事惟是大木難得蓋大  
木產於川廣其千仞名材必處鳥道崎嶇人跡罕至之  
地而後能久存今求之絕壑窮崖凡幾轉歷而後達水  
次又泝江濤萬里而後達京師水陸轉運歲月難計此  
當豫爲之所也宜令工部覈實見在木廠并水次堪用  
者若干今合用若干會計量度常使有餘會推有經濟  
大臣一負請勅專督選屬分領其事合謀協力待其奏  
報採取既完發運將至乃計合用石料物料百爾所需

區畫上請庶幾事豫論定用力于休養之餘度材于克積之後一舉手而衆庶子來一經費而泉貨川湧竚見天人協應輪煥聿新而

皇上奉先孝享之盛心可仰慰矣且今各廟神主奉厝于景神殿暫即九室之安以奉烝嘗之薦

皇上一念力圖修復之誠

祖宗神靈固已昭格而慰歆矣伏望少寬聖懷順變安衆以需求圖議上

上曰興建宗廟朝廷重典朕心皇皇惟是爲大爾等計之是採木誠爲首務工部即會舉有才力大臣二三人以

聞餘悉如擬

初廟災耶日勅議廟建及部疏入具言宜停罷内外工役畜力豫材以圖修復遂獲俞旨及勛奏入復下廷議時浚新被祠即之命屬視草因言于尚書嚴嵩曰勛謂自廟之災無人論及修復事若獨爲國忠慮聳動上聽然當日部疏固首圖修復既蒙聽納併停大享殿工以專力廟建孝享至情豈俟人言且天子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寧憂財用不足惟是大木非旦夕可致况天戒當謹而修省方新民力既竭而寬恤甫下今宜以採木爲先暫與海内休息順變安



衆以需永圖乃於會議備言之勛不勝忿懣然固不能復爲異說矣議上卒從所請夫勛亟欲興工者蓋每大工興則已必總督得以獨擅權利以逞其志豈復顧海內虛耗其患在國家哉

附諸臣奏事議畧

都御史胡守中請策免大臣及令大臣舉劾其屬守中此疏蓋欲借災異以策免當路所忌且爲已地又欲收舉劾之權以恐嚇諸御史豈知負國殃民已乃首禍冀以鉗人之口而人卒議其後與書曰靜言庸遠象恭滔天守中之謂也

河南道御史党承賜等論上修省事宜

得旨宗廟大變朕心震驚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而京文武大臣令自陳時政闕失令諸司條奏務切民瘼國體毋虛應故事泛濫彌文此疏率申明本部䟽意是時上心已欲盡行前䟽所請會承賜等所言有合故有是命

給事中胡汝霖聶靜等論大臣之不救火者

得旨所論大臣不疾入救火是已然今日大臣不止䟽名數人又作二三等分論夫大臣與君義均休戚元無等殺正當上天垂戒若輩敢爲欺罔誣人如此

張溶等不知大義不行疾趨救火忍心害理所宜究  
治但事在夕初禍出意外姑從寬宥看汝霖等論劾不  
實錦衣衛逮送鎮撫司問罪蓋是夕之火實天降災  
上在西官聞變急趨文華殿亟召二三大臣分布  
宿衛救火力無所施故詔有倏忽火起猛風四發人  
無措手之文實 上所親見也是時已有旨救問神  
宮監故部疏特以非常火災為言冀以感悟上心而  
上即以宗廟災燼罪在一人自咎遂不究竟失火  
事而專意修省此疏言多失實故特罪之耳  
工部尚書甘為霖等奉詔請停罷諸工役

得旨 諸陵工將就緒 列聖神位立俟奉安及鼓  
樓沙河橋俱已垂成即令內官監嚴督工匠刻期完  
報除欽定殿工外自餘依擬停止謂欽定殿工者蓋  
指太高玄殿諸工也

給事中劉繪請暫罷視朝經筵

是時雖有暫免朝參之諭而 上心實有未安者故  
繪特贊之力云

附言官暴發權姦劾罪狀事畧

初給事中李鳳來等應詔陳言其一戒暴斂謂京師無  
賴投託勢豪亂法罔利上虧國課下害民命乃勅都察

院指實奏聞處治久不報給事中章允賢上疏曰勢豪妨民病國王法不行威福下移茲者

皇上博咨民隱臣等糾舉權姦特勅該院奏聞迄今未報夫事在通都非有道里隔越耳目不及且廉事尚嚴去惡須斷遲疑則破調作奸容隱則通逃有主事干權勢法有連坐况都臺總司風紀御史責在澄清當有執法之臣以佐平明之治伏望嚴旨切責務在盡除姦宄以泄神人之憤並責緝事衙門以防漏網之姦庶幾國勢尊安黎民有賴疏奏乃嚴旨切責都察院於是御史車邦佑等及都御史胡守中交章劾勛專權黨姦亂法罔

利乃收其黨與下之詔獄令勛回話勛不伏罪給事中高時等上疏曰御史車邦佑等劾勛專權黨姦亂法罔利罪狀蒙付詔獄令勛待罪天下望此久矣天日開明元兇敗露寔神啓聖衷以蚤除禍本勛宜敝命闕下席蒙待誅柰何逆節滋萌怨望無忌甚至謂臣不知罪又曰何勞賜勅大不敬無人臣禮不意勛於日月之下玩視雷霆之威跋扈有如此者臣請恭白其罪惟聖明斷焉國家權貨之法宣課稅課之設祖宗舊制先朝權姦假託皇店罔利害人陛下登極初詔盡革弊政盡寘罪人于法勛乃敢招納亡命濫開大店充斥中外邀截客

貨擅收私稅侵損國課甚至奪太監蕭敬魏斌帝霧窳  
瑾溫璽產業不下價銀百萬毀其護勅逼取運軍私債  
拊賣漕船是勛爲國大盜亂法罔利又那佑等所木及  
者守中發其交通緝事旗校暗握廠衛事權侵欺官軍  
糧賞盜尅包辦工價心懷怨望不領勅書猶其畧也其  
謀主則有逆黨張維亡命楊紹元罷斥錢俊民翁守洪  
喇虎高遷心腹則有陳璟孫璉諸人牙爪則有孫錫孫  
灃諸人寔繁有徒皆翼虎射工爲禍於人不可救解者  
也且勛掌後府兼督京營府歲有蓄價十萬率被私侵  
營額有操軍十萬多供私役兵權利權皆在一人舊制

京師人家不許私積糧食勛之庄第貯蓄各以萬計每  
月放糧隨處收糴有積無散此何爲者律禁違式器用  
勛私造金山銀山此出何制外國不許交通勛旣奏革  
邊糧卽中又欲革巡關御史令家人李福等潛住朶顏  
交易夷人此何爲者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勛與交通  
代理家事此遵何法也勛之負國蠹政罪狀甚明過惡  
防姦正在今日當斷不斷臣竊危之且駙馬謝詔肺腑  
至戚張溶張鏞勳舊大臣所犯非勛之比今悉寘之明  
法况勛之惡逆其將何所逃誅哉勛以劫威問官觀望  
中間危機尤在明斷奪其兵柄蚤下詔獄永絕禍本以

昭國法實宗社無疆之休疏奏

上曰勛受眷恩出群臣之上不意包藏禍心黨逆負國如此乃下之詔獄加高時俸一級以旌其直已而掌鎮撫指揮孫綱以勛獄詞來上下之法司尚書吳山據以成獄謂勛怙寵恃勢負國背恩跋扈驕恣抗違勅命欺公挾詐變亂成章暗損營兵削三軍之骨髓私開皇店剝萬姓之脂膏結逆因而甘為姦黨交術士而同作妖謀擅造龍鼎金山僭擬乘輿服御密布腹心牙爪惡焰熏天奪占宅第庄田富強敵國陰藏不軌之心顯蹈無將之戒計其賊私無慮億萬發其姦惡奚啻百端情罪重

深依律合死但係應議之人奏請上裁疏奏

上曰勛黨孫濬等情罪深重法當處死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姑謫戍煙瘴勛罪累有言官論列及該城御史勘報多端且有明旨追問爾等惟知真人于法畧不審究情實以致罪詞截畧議擬不明何以厭服其心深負委任俱令伏罪三法司會錦衣衛及科道備以言官所論會鞫具奏處治已而御史周亮給事中高時劉大植等各疏言指揮孫綱黨姦納賄尚書吳山郎中錢德洪主事馮煥失職大植疏言勛變亂成法十二事曰內臣鎮守元非舊制明詔裁革中興美政勛奏請復設交結近

侍其亂法一也勲臣折俸南京關支令典所存必有深  
意勛奏請改北市恩朋比其亂法二也邊將失事謫戍  
立功勛奏收京操遇缺推用廣布姦黨其亂法三也科  
貢之設用人正途勛奏儒吏並用引用刀筆其亂法四  
也外衛月糧各有司存勛代爲奏討暗邀人心其亂法  
五也大漢將軍例應會選勛薦用私人陰圖宿衛其亂  
法六也運船帶貨自有恩例勛代爲請乞用示私德其  
亂法七也邊馬倒死例有椿朋勛奏請宥免破壞馬政  
其亂法八也考選軍政本兵職掌勛擅行易置沮壞軍  
政其亂法九也督儲郎中邊餉所賴勛奏裁革擅中執監

其亂法十也功臣配享祖制有定勛奏增入其祖郭英  
變更祀典其亂法十一也武臣乘馬以習武事勛獨請  
乘轎故違典制其亂法十二也至若潛通番市則奏革  
巡關包攬內庫則奏革監收謀爲不軌則交通逆囚擅  
作威福則策免大臣顯蹈無將之戒難免亂政之誅疏  
奏併下法司下孫綱及錢德洪于詔獄下馮煥于御史  
削秩煥謫遠方雜職於是都察院會同諸司暴勛懷姦  
黨逆變亂成法之罪當棄市竟死于獄勛嘗進妖人段  
朝用以燒煉得倖後以罪坐死相術唐珠珊嘗私相勛

曰公貴不可言故勛惑之事敗珠珊亡命被獲戍邊子  
輔舉人以房中術媚勛助虐發口外爲民

按蘇軾有言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  
成以于戈取之而不足豈不信哉然而大姦似忠方  
其蔽上用下席寵怙靈專福作威言之未必能信而  
縉紳之禍慘矣折之不甚難乎自海內善類爲勛所  
搆陷無復敢有言者勛自是變亂朝政獨擅利權久  
握兵柄暗邀人心稍抑裁之遂大怨望不受勅命無  
人臣禮雖上亦憤其跋扈矣故當廟災特疏大臣  
有欺奸負國蠹政殃民者許言官指實劾奏以開言

月川類草卷之三

明進士第大中大夫廣西叅政前提督福建學政玉山夏 浚著

欽差巡撫江西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滁上胡 松編次

後學邑人

程 輝編輯

董良佐校正

祠部奏議

喪禮

更定 大行莊肅皇后喪禮疏 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初司禮監傳諭禮部 莊肅皇后喪禮量準 孝肅

故事擬進及議上 上曰朕於 皇兄后無服矧



兩宮在上且迫 聖母壽旦朕青服視事自餘與輔  
臣等敬擬之蓋時已有先入之言既執嫂叔無服併  
疑臣民所服欲比于 悼靈十三日故事輔臣議竟  
不合尚書夏言等復上疏

曰

大行莊肅皇后喪禮臣等奉命量準

孝肅故事擬進中間不分別朝廷及臣民所行續奉制諭

臣等竊惟此禮在臣民者無容別議惟是

皇上乃天子之尊服制既絕不用御角門受奉慰但群臣  
成服之後情有當伸尊有當避或暫免朝參庶得成禮

疏奏

上聽其言悉從之

聖母壽旦則令百官於私所盡制云先是肇建廟工卜有  
吉日當告祖請命或以為未可即舉復詔禮部集議廷  
議咸以為廟建重祖不宜以喪制中止在禮郊有事則  
越紼以行康王方宅憂易冕以報誥諸侯國有大事禮  
有權宜故也矧茲廟建尊祖禮應從吉為是詔從之

初當事者方疑朝廷所服及傳諭以量準 孝肅故  
事為詞竊意 孝肅喪禮雖畧同太上然非元配若  
原議禮輔臣更有異同必費處分適屬視草時侍郎

黃綰黃宗明皆昔議禮者因舉以詣曰爾則云何對曰莊肅先君之后今上報禮同于武宗僉曰然因進曰如此乃為重統復僉曰然議遂決及儀上奉旨云云蓋已主先入之言矣別諭言曰適擬皇嫂喪禮既欲臣民行三年喪又欲朕下同臣民又欲朕退居西角門群臣衰服以見凡此不知所謂豈惑于太宗小宗之說邪豈薄朕邪豈以朕不知禮邪卿大都謂皇嫂為天下母悼靈獨不為天下母乎昔悼靈僅為期喪者避尊故也且朕于悼靈為妻服重于莊肅為嫂服輕所擬不倫如此是果以朕不知禮也

卿為宗伯請自行之聖母壽日舉賀如當即與輔臣議復言慮事必變卦後復進曰此禮關係典常在朝廷者勢難執論在臣民者更復何說且悼靈之事寔前此禮官之失亦因時有不欲成服之議耳莊肅母儀天下一十六年朝廷為嫂臣民亦為嫂乎言領之及往會議意不合歸見更定儀則曰此宜無不允者遂乘夜上之聖母壽辰作賀則請宮中行之如常漏下二鼓疏入未明而俞旨下矣輔臣大忿詰禮官曰必欲朝廷母莊肅乎曰朝廷以嫂叔不為服矣謂天下宜母莊肅耳必若公言將使天下嫂莊

肅乎曰然則悼靈獨不為天下母乎曰悼靈之喪制之在朝廷固前此禮官之失豈容再誤曰獨不為兩宮厭乎曰禮有庶母厭于嫡母之文無有為祖避母者輔臣語塞乃曰使朝廷二十七日罷朝此出何典曰止請暫免朝參耳曰聖母壽辰何可不申孝教曰此則宮中自行之百官固未嘗有賀太后儀也輔臣愈不勝其忿故於謚議爭之益力云或問天子無期喪則嫂服在所絕矣何初擬之若是曰初非為嫂制服也為先君之后制服也故曰其夫有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夫古謂天子無期服者謂諸父昆弟之

服也臣其諸父昆弟則以君道處之故服在所絕也豈惟天子哉雖諸侯亦然諸侯亦臣其諸父昆弟也是皆親同而尊不同則恩不勝義義不為之服矣若身為諸侯諸父昆弟亦為諸侯女兄弟為諸侯夫人則服之矣是故親同尊同則服亦同凡言天子無期喪者謂親同而尊不同者也祖父母亦期喪也故雖天子無弗同也皇上尊為天子莊肅貴為皇后尊同服亦同不可以常嫂例之惟是大義當正先后之服今不能執此而徒規規于嫂服之爭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終為得罪於禮故在所畧也

上大行莊肅皇后謚議疏二月二十日

先是勅諭禮部議上謚號少師張孚敬倡言曰 莊

肅與累朝事體不同謚號宜用二字或四字尚書夏

言曰累朝元后事體則一少保李時曰或用入字都

御史王廷相曰 莊肅作配 武宗謚文宜稱侍郎

霍韜曰謚者天下公議宜具以請言等乃上疏

曰古人謚法簡嚴後世尚文謚號以多為貴然亦出於

臣子尊崇之情以義而起者也先朝元后謚號類用十

字今

武宗謚文既同

列聖則

莊肅謚文宜同

列后况謚以表行易名與服制名分無預或謂上有尊屬

分有所厭宜先按謚法以表懿行候他日追加徽號以

備全典如先朝

高皇后文皇后故事然在今日禮即祔廟與二后事有所

待者不同議上

上曰皇嫂謚號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

半又合陰六於是勅諭禮部遣官持節發冊行禮禮部

移文各王府及中外諸司知會

尋議祔塋 康陵塋期既迫將事倥傯故事凡謚議必稱天以謚躬上冊寶以成禮焉輔臣以爲嫌于母事也故惟爭謚號字数不復稱天以謚直發冊行之不詔告天下而止令禮部移文皆所以別于母事之嫌也及發引又止用遣官儀行再拜禮又以擇官出中門爲疑以爲當避尊者命考悼靈故事以悼靈從王門故也時後爲祠部主事因言于尚書曰制凡大婚冊后卽由中門無所避尊而今乃更避之邪蓋后實配帝婚禮由中門入正其始也喪禮由中門出正其終也皆禮之無所避嫌者也悼靈之事則前此禮

官之失不容再誤乃卒如所請云他日上陵 上有感于讀祝之際以爲獨后謚號未稱乃特命少保李時改題神主曰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佐聖毅皇后蓋至是而文備禮稱無遺憾矣

時禮臣疏請凡在京諸司文職七品以上武職三品以上於二月初二日起陸續赴几筵殿門外進香諸司皆刻期行禮獨戶部尚書梁材以爲迫近 聖母壽旦宜俟初四日行之侍郎張雲因言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亦以爲然遂遲之而郎中孫繼魯惟遵原定日期進香材暨雲暨侍郎陳軾遂不及赴乃具疏

自白且言繼尊失於闕白以致有誤詔勿問材素有  
時望不應以失誤微罪自文如此  
昭聖皇太后喪禮

更定 大行昭聖皇太后喪禮疏二十年八月

遺誥内外文武群臣有皇帝丕承大業勵精圖治却  
廟陵寢諸大典禮制作悉備老懷殊竊慶幸之語司  
禮傳諭禮部會翰林院議喪禮尚書嚴高等會同大  
學士夏言翟鑾上議

曰

大行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上配

孝宗皇帝正位中宮誕育

武宗皇帝母儀天下繼遵祖訓迎我

皇上入續大統功在社稷生民中外臣民服制遵用令典

遺誥惟在

皇上久正

皇伯母之稱禮當服期以日易月十二日而除皇后服同

議上從之別諭輔臣禮官曰朕承天位本遵祖訓

皇伯母雖稱伯母朕奉養寔同

聖母自戊戌秋之事不得不自防爰以爰宗社朕不敢躬  
詣問安凡有事禮官議請命內侍詣聞喪禮有定式朝

夕諸奠令內侍監官代行  
初誥目不備太上全號喪禮止及臣民蓋代言者明  
示殺禮之意當事者疑自上服制時浚為祠即因言  
曰當以皇太后禮報之曰皇伯母之分已定曰自古  
天子無諸母之服今上于昭聖親則伯母尊則  
皇太后故當服皇太后服為是若言伯母則天子豈  
復有期服哉昔議禮時劉瑞嘗以此發難璉等解之  
以為昭聖萬歲後上自當以皇太后禮報之蓋  
此固理之不可易者事關綱常聖德萬代瞻仰乃謀  
之內閣既得諭旨遂更定如此

會議上尊謚冊文疏入月十七日

先是制諭禮部朕惟身極尊榮位聿崇於母后德全  
坤順沒必享夫鴻名此衆論之至公國家之彝典所  
不能自己者也惟我皇伯母昭聖恭安康惠慈壽  
皇太后柔嘉作聖貞靜俛天配孝皇十八載天下  
母儀保武皇十六年女中聖善肆朕君臨乎大寶  
寔多仰藉乎恩慈功在三朝仁覃四海方期永綏至  
養詎意一旦捐棄痛兩宮相繼而升遐切一念無  
已之哀慟追惟聖德共戴臣民上薦徽稱典章具在  
宜博采輿論之公稱天而謚昭布寰宇垂休無疆以

稱朕尊崇之意禮部其集群臣會議以聞欽哉於是  
禮部尚書嚴嵩會同具官某某上議

曰伏惟若稽天下之大行必受天下之顯名媿宗德以  
俗崇垂母儀於不朽此太上繼神靈之統而典禮極情  
文之備者也欽惟

大行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安貞應地厚載配天四  
德交修二南並善逮事

憲廟祇承

文母至于作配

泰陵正位中宮弘十八載熙明之治誕育

毅皇母儀天下享十六年康平之福既而上遵

祖訓迎請聖明翊贊臻社稷之休尊榮備慈壽之養閱世

四朝受天百祿施及考終猶煩遺誥惓惓乎皇帝萬幾

之重諄諄乎太子進學之言具訓群臣匡輔明辟徽音

無數素範有嚴真女中之聖善昭代之妣任也宜錫丕

祉永享壽祺昊蒼不勅俄及大故追惟懿德合隆尊謚

以表徽稱臣等仰承休命上告神明博采公言謹按謚

法宜天錫之曰云云皇后臣等拜手稽首謹具奏聞復

別疏言恭上尊謚冊寶至期合請

皇上行禮乃命成國公未希忠代及進呈儀疏擬遣官服



衰或難之後對曰即  
上已除服凡當上册發引大事宜以初喪之服終之禮也  
故卒擬之如此䟽入得旨朕服齊衰十三日已滿遣命  
者當烏帽素服豈可復用齊也時凡令典合請  
上行禮者䟽必具言之故頒詔御殿亦據禮以請若殿上  
執事服素當事亦置疑後謂禮官但當執禮取自上裁  
耳乃勉從之

祭太常寺時享作樂䟽

先是 敬皇后服闋却䟽奏准除服後百官服淺色  
入廟退烏帽素衣衬陵日仍喪服郊有事服吉作樂

廟有事服淺色樂設不作至是立冬時祫太常乃作  
樂如常時業已行禮事難中止尚書嚴高等退而上  
䟽

曰

敬皇后服制雖除山陵未舉以故先奉明旨大享作樂以  
天則尊也時祫樂暫設不作以廟則親也此大聖人定  
禮樂中正至當之矩也掌太常事侍郎金寶仁等罔知  
國恤怠棄聖謨行禮乖錯事同違制宜論罪䟽奏

上令寶仁等伏罪切責之曰  
敬皇后未葬已有明者時祫樂暫設不作爾等柰何弗敬

傷朕孝誠宜寘于法既伏罪姑各罷俸二月

初擬百官除服後服淺色入朝退仍服素或准之因

舉先朝英國張懋禮侍儀智故事為言或曰昔者

聖母之喪百官除服後亦只服青耳浚曰此當時未

講講之必從既得俞旨云云乃知聖人盛德中禮人

臣亦引之當道而已

擬進祔 泰陵諸儀疏義

先是冊上尊謚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凡傳制諭上謚議

及上册寶尚書嚴嵩用浚言具言故事皆

上位衰服行之今聖躬方在調攝成命遣重臣行禮宜具

衰服如制

上曰服衰已除代者當烏紗素服然自發引至祔廟諸儀

猶必按先朝典制以請雖茶有代揖之命至于告奠朝

祖必請

上具衰服行之蓋以禮非臣下所揖者惟當據禮以請耳

至若不以莖期告郊社易魂帛為桑主不行虞禮題主

易青服迎主用吉服不行卒哭禮祔廟即時享之類蓋

前此

聖母喪儀

上于舊典中多所更定如易魂帛為桑主法古練用桑主  
也不以塋期告郊社謂不宜以凶事聞也謂虞禮不經  
見故罷虞禮而更為安神禮二焉謂題主以後神明事  
之故漸即吉謂哭不哭出孝子之情不宜以告亡者故  
去卒哭奠謂祔廟即祔享故主不反几筵唯聖人違孝  
唯天子議禮足為令典然而塋者大事也故雖天子不  
敢專也告之郊社重大事也安神禮即虞禮之義然天  
子九虞所以別于諸侯以下宜據禮經以請題主迎主  
正臣子皇皇在疚宜服哀以表哀古人虞畢剛日卒哭  
卒哭有奠告祔享也非告卒哭也古人三年之喪罷廟

享故三年而後祔廟今當喪不廢時享則祔廟宜即祔  
享凡此必本之情協諸義而後禮制可得而定矣遂為  
疏義以聞

上曰昔儀為

皇妣作今儀悉遵舊典蓋舊典則

皇伯妣所習見昔所更定多不悅今宜以悅懿靈也

按 上之為斯禮也固審于變通之故亦不欲沿于  
昔儀耳然如百官除服服素之類視昔尤處其厚時  
考功卽鄭曉曰全九重尊親之禮伸四海愛戴之誠  
今日祠官之考也

月川類草卷之四  
祠部奏議

考定廟名疏嘉靖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臣某伏蒙面諭考定宗廟名義者謹按正制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祫享則太祖東向主有南  
向以祔者故稱昭焉主有北向以祔者故稱穆焉是昭  
穆云者寔群廟一時祫祔之稱非廟名本義也今夫周  
有太廟太祖廟也文世室文王廟也武世室武王廟也  
太者太上之義也所以尊創業之祖也文武之稱則其  
謚也周人以諱事神故謚以易名亦以表廟子之於親

臣之於君所通稱也成康昭宣其義一也惟文武世室見於經者百世不遷故也自漢為同堂之制名之無所於稱我  
皇上孝先愛禮復古廟制特正  
太祖高皇帝南面之位以為萬世不遷之祖是為太廟崇  
報

太宗文皇帝世室之享以為萬世不遷之宗宜曰文祖世室

仁宗昭皇帝廟宜曰仁廟

宣宗章皇帝廟宜曰宣廟

英宗睿皇帝廟宜曰英廟

憲宗純皇帝廟宜曰憲廟

孝宗敬皇帝廟宜曰孝廟

武宗毅皇帝廟宜曰武廟庶幾其稱名也協其取義也大  
明德殷禮萬世如見矣疏入

上曰卿所考定廟名令工所如擬製扁其昭穆述遷之義  
仍考議以聞

請罷中元上陵禮疏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曰臣某欽承聖諭每歲清明既有遣官上陵禮內殿復  
有祀事恐煩可特考正者竊惟祀典有禮有義故祭不

欲䟽䟽則急祭不欲數數則煩不䟽不數合禮與義可  
以事神矣國家宗廟祀典凡有司所掌者悉經  
皇上考定惟是陵寢及內殿祀事多沿前代之舊亦以盡  
子孫瞻慕無窮之思然中間有一二儀節當講者如陵  
祀歲有清明中元冬至三節然墓祭已非古而中元尤  
不經宜從罷免若清明冬至則雨露既濡霜露既降怵  
惕悽愴愛慕著存義斯近之但冬至適有大報莫若移  
于霜降行之則情景俱真著存彌切又得專誠大報然  
而陵祀既舉則內殿之儀可省庶幾得禮之中協義之  
正矣議上著為令中元惟遣勳戚一人諸司免行

考定內殿雜儀

上諭閣臣暨禮卿以內殿雜儀俾考定之

一朕生辰及冬至享禮俱至日用事元旦享禮則歲除  
行之

謹按所議享禮或用至日或用前期各適其可

一兩宮壽旦故事皇太后自行入拜禮內侍焚帛宜朕  
先焚香跪讀告詞稽首退待于門外太后就拜位后  
妃陪拜若后妃嬪生辰止自入拜  
謹按增定太上壽旦致詞甚當后妃生辰只自行禮  
亦是蓋此與奉祀入廟主人率之者稍異耳

一立春暨元宵諸節準故事行之四月八日俗事宜革去惟是有賜百官不落莢之例當改日行之謹按內殿薦不落莢因賜百官襲釋迦涅槃故事宜革請準月令薦麥用端午薦麥餅于內殿賜百官食一忌祭衣色已正已去樂止宜前後再拜成禮庶別死而問安之嫌若吉祭則用四拜禮謹按考定吉祭忌奠拜數允當

一奉慈殿享禮宜有殺今命皇后代享禮惟以四五歲除忌日行之若朕生辰之享已有陵祀此在所議謹按禮妾母不世祭奉慈之享禮當有殺四孟歲除

忌日皇后行之為是聖旦及諸節宜罷去

一事死如事生今奉先殿所用器皿即爵亦是紅漆木殆非生用者有事當設常服以為神依每問先朝所遺冠服皆無有謂凡當喪七七從焚化鹵簿亦然故前日工部之奏朕令用絹紙行之

謹按內殿祭用漆器似不若更用磁器為精好設常服以依神固是禮意既無平日所御今難再製

一內殿之建本先朝孝思無盡之情有非廟比不舉正祭禮官太常不陪祀不作樂宜用常服謹按內殿之建固先朝孝思無窮之情亦以便后妃

行禮耳故朝夕朔望獻新忌辰諸儀寔爲家人之禮以非正祭故不用樂不陪祭非直以內禁嚴邃大常工祝不便從事之故也用常服不用祭服所以別于正祭也

一兩宮壽旦之儀惟是作範將來今數歲

皇伯母以疾不行禮

聖母不具禮服亦燕居冠服行禮耳

謹按所議太上宴儀情文曲盡

一后妃服制有未備者今典所載與今不同妃嬪皆無翟衣六尚女官皆無服制尋常一褙子霞帔而已若

內侍有職者得具文臣服色若宮人有年勞者皆無冠服之制其並議之

謹按國家后妃服制洪武間皇后以褙衣皇妃以翟衣爲禮服永樂間更定皇后以翟衣皇妃以大衫霞帔爲禮服內命婦三品以上用花釵翟衣四品五品用山松特髻大衫爲禮服貴人視三品皆以后妃燕居冠大衫霞帔爲禮服珠翠慶雲冠鞠衣褙子緣襖襖裙爲常服但無嬪服之制今定皇嬪冠服似宜視皇妃稍亞其禮服亦當用翟衣但冠飾服章少殺其等至內命婦有品者恐只是六尚女官其服飾則自



有舊典矣下若宮人侍御有年勞者欲稍加服色以示優禮若綵繡鴛鴦黃鸝練鵲之類為曾背亦可但掖庭御文名第外朝未悉統惟聖裁  
一樂制率沿舊習亦考其宜  
謹按內殿不舉正祭不用祭服不設樂為是若夫太廟雅樂當別具聞

考定祭用厥明行事乃脫履上殿義疏

三月二十三日

曰臣某欽奉聖諭凡祭宜用厥明行事若脫履上殿則恐古禮意與今不合宜併考定來聞者仰惟

皇上明德恤祀致孝奉先不獨廟建備制雖儀文曲禮必

協於義甚盛德也謹按儀禮凡祭厥明行事晏朝乃闕故祭之日鷄人夜啼旦以詔百官闔人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嚴有事也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亦倦怠矣子路為宰與祭厥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曰誑謂由不知禮是厥明行事以致敬也晏朝而退以全敬也舊日時享秋孟以中夜三孟以日中蚤晏靡定繼自今正祭宜于前期陳設庶得厥明行事晏朝成禮矣至若脫履上殿誠為古今異宜有不可以相沿者何以故古人席地而坐飲食亦席地以設故屨不上于堂以致潔也今人用椅桌去地已遠然猶襲脫履之

儀過矣况履以飾足脫履則足不為飾亦近於褻夫禮以時為貴此類是已繼自今凡當正祭太常前期陳設所司設燎具儀衛辨色行事若上位陞殿行禮不用解舄捧主官及諸執事上殿者俱用新履亦不必解庶幾得禮之中協之以義無不協矣得旨如擬燎免設

請考定宗廟雅樂疏

時浚為祠部主事承部檄議增宗廟祭器樂器因建言宜考定樂章曰國之大事在祀而祀以禮樂為先宗廟之禮既備宗廟之樂所當講也尚書夏言等用

其言遂上疏

曰國家宗廟雅樂升歌舞籥制云備矣但今廟既特建則樂當特設至於升歌之頌又以形容功德告于神明若特享祫享大祫宜各有頌以格祖考蓋樂之為道事與功偕考之樂書所論詩頌所述季札所稱其來尚矣若舊日宗廟樂章乃國初所作皆主稱頌祖德為詞如云慶源世德是已今

四祖久祧舊章弗協我

太祖創業

太宗定鼎

列聖守成神功聖德與天無極當有頌聲以對越在天是誠有待於今日者也惟各廟特享太廟祫享大祫應用樂章請命儒臣撰進取自上裁樂器樂舞豫令所司如式製造庶幾禮樂明備足昭盛典於無窮矣疏入詔從之

覆議毀佛像數 四月十二日

時大興隆寺火御史諸演上疏曰大君者天之宗子精神意氣相為感通君之所為上契天心則天必默相以順成其美以開發其意今大興隆寺之災臣有以驗陛下之排斥佛教天固默相以順成此志然耳

夫佛本夷教惑世誣民耗財蠹政然流俗溺信卒未能去之者陛下建極反經嘗命京師毀庵寺汰僧尼申勅天下有司諭令僧徒歸正將以漸去之以衛吾道寔天之心也此寺為天下佛教之宗天意示毀於此宜仰承天意特勅禮部令天下寺院佛像一切毀之永絕根源則僧失所依勢將自散而此寺遺址或可改建習儀之所事下禮部尚書夏言等上疏曰佛之為教古未有也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其教遂漫衍於世寔繁有徒久粹難去世之賢主碩儒未嘗不欲去之去矣而旋復大集是故唐韓愈佛骨表闢之

甚力及作原道則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使鰥寡孤獨  
廢疾者有養而後可宋歐陽脩作本論以爲無事於火  
其書廬其居也惟修其本則其教自息彼皆有見於天  
下之事難以力勝而拔本塞源固自有道也且古之爲  
佛者其言近理足以惑世誣民今之爲佛者不過窮民  
託於佛以爲衣食計耳况私剽私度律皆有禁且有田  
有租有身有役不拜父母有罪無非使其知君臣父子  
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並生並育其爲慮甚深而爲  
道甚大也陛下御極以來未嘗度一僧且詔有司諭令  
歸正四方從化者以萬計此正明吾道以道之修其本

以勝之之意也今演言佛像毀則佛法可滅然但去其  
像而僧與寺猶存恐未足以永絕根源徒擾無益惟宜  
申明禁例今後凡寺院殿宇有壞無修民間捨爲行童  
者準國初事例發遣永不開度如此守之不易將見數  
十年後室壞而像毀人亡而迹熄去佛反經之功於是  
爲大其議改此寺遺址爲習儀之所事在可行但廟工  
方殷宜俟間暇爲之議上悉從之於是請改僧錄司于  
大隆善寺僧徒從宜歸併於京城內外寺院務令得所  
願歸正者人給原寺庫銀五兩功臣姚廣孝神位近附  
本寺方丈亦宜移於大隆善寺安置祀典如常詔曰可

考定宗廟昭穆迺遷義疏五月二十八日  
此臣考擬廟名若

文祖世室之稱既蒙裁定為太宗廟蓋以文祖嫌于太祖  
世室嫌于世廟祖稱太廟宗稱宗廟義固然也必曰太  
宗廟者別于宗廟之通稱也宜行工所遵用更定廟名  
為是若夫昭穆迺遷臣請終其義焉夫禮有天下  
七世七世者何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何事  
七世祭義本乎喪服五世服盡則祭從而盡其德厚者  
其流光故有天下者事七世然而世次既盈新主當祔  
故有祧焉示必有終也世次當祧而功德當尊故有宗

焉示必有宗也故曰世有定數宗無定數有功德者則  
宗之不可以設數也有若殷三宗有若周文王武王其  
人也是百世不遷之義也惟祧祔則有迺遷昭常為昭  
穆常為穆如新主世當祔昭則上世第一昭廟當祧世  
當祔穆則上世第一穆廟當祧各以次迺遷故昭主當  
祔則群昭移而穆不移穆主當祔則群穆移而昭不移  
蓋昭穆但取于南北無分于尊卑故第以世次叙遷此  
其義也若夫宗德不遷之義則今日特建

太宗廟于左昭之上是已虛穆上方以待他日之觀德云  
昔者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周文王武王以勗成王而

成王克終令德爲周之宗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有終臣不敏與聞廟議竊附於我周公臣愚不勝願望議上上曰

太宗廟額行工所製造昭穆迺遷必昭不動穆穆不及昭方是正義著爲令

按昭穆迺遷其義則有然者然必七世之主皆爲父子相繼而後可一有兄弟相及則世次祧祔之間難以例論此觀其會通者之未易言也

覆議太常少卿張鶚論樂疏六月十三日

曰按鶚所奏大意欲特設特鍾特磬以爲樂節復宮懸

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定鍾律三者臣等請推原樂本斟酌時宜以俟明主擇焉夫特鍾特磬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况群廟行禮奏樂尤必得此爲節而後可得而舉也是特鍾特磬誠宜特設樂懸之制則夏商以前無間焉周官乃有宮懸軒懸特懸之別天子宮懸四面以象四方體十二辰列十二律特鍾特磬各居其中編鍾編磬各分其列四隅四正各有序配然猶屬器數之末姑置之可也惟是候氣以定鍾律則自古作樂之本無以易此蓋象數與天地而生鍾律出于象數皆天造地設之自然也

故黃鍾爲聲之元候氣之法實求冲氣以定中聲最爲  
作樂本原其說若重室墜戶截管實灰覆緹按曆氣至  
則吹反動素證以索黍具有成法先儒程氏亦謂律不  
難定多截管以候之當得其正班固謂至治之世天地  
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而後十二律定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會禮樂之期蕭韶之治其復見於今日  
乎宜依鸚所論如法築室於園丘外垣隙地仍選天文  
生知律候者相其後待有次第本部選屬相與考驗或  
草澤中有能明此學者多方物色以共成其事其設特  
鍾特磬以爲樂節即行所司如式成造其築室候氣即

令鸚規畫督理議上從之已而聖諭謂廟工方殷候氣  
之室俟他日閒暇爲之又曰特磬難得巨石石聲清眇  
縱巨亦難及遠若併以銅爲之又恐混同正懸雜聽難  
別遂請揭燈於干隨時升降以示作止庶奏假無言舉  
目自喻比之磬聲尤爲靜治

### 增置禮器議

初工部咨稱宗廟儀物器數關係典禮煩爲委官會議  
時浚以祠祭主事奉部檄會工部主事唐國相等據太  
常寺手本聞具各廟什物祭器統在太廟成造年分久  
遠不同中間金銅鐵錫竹木油漆陶磁羅絹之類材質

亦異金銅器以古為貴油漆器舊當更新羅絹諸物敝當更製各廟什物為數則同惟是原在太廟如神座寶案今宜留備衿享各廟應為另設元在寢殿如龍鳳金椅之類應移各寢陳設間有尺寸不登如床座類則當改造有為數不齊若孝廟中則須有別凡祭器磁器亦合留備衿享悉宜如數如式另造請移咨工部題請

覆議加派藥材疏

初 上諭禮卿藥所以療疾各有產地斯得性味之真今院藥品缺多可選屬會詳紳詳處毋忽浚以主事奉部檄會掌院事左通政許紳查議呈部部用其

言上疏

曰本院備用藥品凡三百五十六種蓋取諸神農本草上品藥一百二十種為君生養命以應天無毒可以久服中品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下品藥二十五種為佐使多毒不可久服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厥後梁陶隱居加名醫別錄三百六十五種倍之為七百三十種然世不常用醫不徧識用新活人之功則取諸本草足矣惟是藥有五味四氣產之有地採之有時失其地則性味少異失其時則氣味不全又况新陳精粗質同等異故事係



歲辦者三百二十種係買辦者三十六種歲辦係出土  
產若採取以時領解得人自足備用今諸省府有累年  
未解及迺年納欠數多以致缺乏之遇有王府外國請求  
不能盡應宜往近年段尺諸事本部移咨都察院檄諸  
巡按御史按年清理責限完解自後年分務督有司及  
時採取如期解納違者論罪巡按事竣備將所屬完解  
藥材冊報本部庶事有責成無事差官擾民其庫缺三  
十六種內片腦沉香丁香木香烏疊泥血竭大楓子白  
苳菖肉苳菖蘆薈安息香丁皮阿魏犀角蘇合油苦赤  
把都一十六種原有進貢柿霜蘇木脛肭臍海牛海馬

石蟹蠶蛾靈砂黃白蠟黃精石蜜自然銅琥珀膽礬虎  
骨乳香沒藥檀香革撥二十種原移買辦但進貢者收  
藏內府取用非便宜行移知會於進貢藥品內以十分  
為率一分發御藥房備用其原係收買者於歲辦折銀  
內悉准時價收買大都藥材折銀歲計六百餘兩自可  
隨取隨得不必加派累民疏入悉從之

覆給事中楊傑請表革除死事諸臣疏

七月二十  
五日

傑上疏曰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天柱地維  
賴以尊立聖帝明王急先褒表以維世範俗者也臣  
自少時傳聞父老談及革除之變當事之臣若尚書

鐵鉉張紘陳迪齊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郭  
仁陳性善都御史景清練子寧茅大芳大理少卿胡  
閏丞鄒瑾太常卿黃子澄少卿廖昇盧原質侍講方  
孝孺樓璉修撰王叔英給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鉞戴  
德彝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公冕王度葉希賢中  
書舍人宋和郭節梁良玉何申郎中梁田玉主事巨  
敬布政使張曷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僉事林嘉  
猷知府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修  
斷事高巍知縣顏伯瑋鄭恕教授陳思賢教諭王省  
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委任不同要之均

能以義自殉或先事始謀或臨危抗節或竭力固守  
或同心赴義或從容自殞慷慨就刑或竄身海濱或  
結誠庠序誠天地間正氣也而錄忠詔後尚為缺典  
夫死事者臣之分也錄忠者君之仁也所以教後世  
為人臣為人子者不可忘忠孝也聖明御極百度維  
貞凡可以風勵天下之道罔有不舉若錄精忠於既  
往啓人範於將來其於風教豈少補哉伏望勅下廷  
議將鉉等死事載之實錄贈官追謚錄其子孫所在  
有司立祠祀之夫仁莫先於恤死教莫大於表忠千  
載休期時難再得事下禮部尚書夏言等奏

曰饌稱革除死事諸臣蓋指靖難時事中間有自盡其  
心以明臣節于建文君者若夫齊黃輩則是當時誤國  
罪人靖難舉義指之為君側之惡者也蓋我

高皇帝創造區宇建磐石之宗而齊黃諸人乃亟謀削弱  
之不有靖難之兵大業未知何所底定此我

文皇帝所以為百世不遷之宗也今僕所陳不據信史遂  
忘忌諱伏望聖慈寬宥所奏宜置之疏入

上以僕不諳事姑貸之

初僕疏入逾旬不下衆共危之一日召言出僕疏示  
之曰僕言得無謗訕乎言覽既乃從容奏曰僕書生

不識忌諱心實無他 上領之遂下看詳屬視草因

言此事先朝屢有詔勅所謂君義臣忠更無忌諱昔

廣德守臣周瑛建王叔英祠為中官所待給事中吳

世忠抗疏白之王祠如故今當發明此義耳草具畧

曰水樂十年勅諭三法司今後黃齊等親黨悉皆省

之來告者勿理及諭近臣楊榮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心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又洪熙登極詔方孝孺

等俱是忠臣悉除其黨禁還其田宅蓋我 文皇帝

靖難實行天下之大權諸臣死事實守天下之大經

在昔下隨瞽尤之蹈稠水若不直於湯而伯夷叔齊

之入首陽若不直於武夫吊伐如聖人猶不直於守  
經之士然而湯武之聖不虧而四子之節不貶謂其  
道之實相成也仰惟先朝靖難行權愍忠表節先聖  
後聖一德一心時若李景隆盛庸平安輩初相繼終  
相附而卒不免於罪昔人娶婦之喻在人者欲其從  
我在我者欲其詈人丁公之鑒非 祖宗之微意與  
今僕欲采諸臣事實附入史傳贈官賜謚錄後立祠  
無非仰體先朝德意重感聖王御極所謂千載休期  
時難再得者然而諸臣事蹟又每失實即僕所稱述  
尚有闕遺况永樂實錄成編難附若別爲革除紀事

以備一時信史則先正楊守陳嘗有論著未上于朝  
若論贈官則宜從當時職秩爲正論錄後猶恐世系  
失真惟是贈謚立祠或在可行而非臣下之所敢擬  
也當事難之乃易之如右

### 立金海神祠疏

臣某欽奉聖諭大內西海子每歲端午望祭宜特建祠  
宇者按西海子即古燕京積水潭也其源出西山神山  
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里灤東入都城潞  
爲積水潭南出玉河入于大通元人謂積水爲海且在  
西內故至今沿稱西海云蓋都城之水悉于此匯玉河

城濠通惠漕渠皆食其利比之五祀之神厥功爲大今特爲建祠致祭事神之義周矣但祠必有額西海之名嫌於四瀆正號請特錫祠名以秩祀典疏入詔稱金海神祠歲遣太常致祭

擬進謁 陵儀疏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先是勅諭禮部

祖宗陵寢禮當恭謁

孝陵

顯陵命官祭告

天壽山暨西山諸陵朕躬行禮用慰孝思且儀來聞又傳

諭奉

聖母以行后妃從丙子發京己庚謁告辛己駐蹕壬午詣西山禮成還京禮部擬上發駕駐蹕回鑾并謁告儀悉從之

初命下值宿潦泥濘且迫時享時浚爲祠部主事言于尚書夏言曰此舉固知孝思難遏惟是積潦橋梁道路非旬日可治又迫時享宜請展期及得旨謂不忘祫享即于丙子發京癸未還京耳續諭奉 皇太后以行后妃從屬浚草儀注浚曰駕前行則子不先毋若太后輦在前又非國體宣德故事實錄宜載請

觀之果上奉太上登輦駕前導也謁陵初擬服青蓋  
準上陵儀乃易用黃袍吉服云將發前一日忽見九  
衢罷市謂有令勅五城店配女夫一人以昇宮輿民  
懼無以應故也因亟請進言易用火者便不從時宛  
大二縣令懼得罪不測走白其事求處分甚急亦弗  
聽既而郭勛言上事得中止因憶汲黯獨敢犯主之  
威直請以身代長安令之死卒能免民發萬乘之馬  
以迎降胡真社稷臣也然而勛亦能言之故曰不可  
以人廢言

修復宋太師陳康伯祠祀公移

江西弋陽縣民陳和奏言臣上祖宋丞相太師魯國文  
正公陳康伯舊載祀典近被縣官賣祠遷主廢祀臣爲  
康伯後裔義不容默世遠不敢殫述謹按宋史叙其平  
生大節及祠祀來歷特用白于朝廷史稱陳康伯信之  
弋陽人宣和進士家居適隣邑寇至康伯起義兵逆擊  
之邑賴以全紹興特和議不設備康伯獨請擇將練兵  
爲戰守計與秦檜忤罷知全州檜死召爲刑部侍郎檜  
屢興寬獄率平反之善類多獲全者尋叅知政事知金  
必敗盟白發其端及奉使還持議益堅三十一年金使  
求淮漢之地指取將相大臣人情沟沟議遷閩越康伯

獨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請分三  
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金及廬州王權敗歸中  
外益震朝臣競遣家避詔將散百官為浮海計康伯焚  
詔入奏請得率先死敵乃定議親征竟敗之采石時以  
比寇準澶淵之功始正敵國禮隆興二年北兵再犯淮  
甸手詔起康伯力疾赴闕敵師乃退尋以積勞沒初謚  
文恭更謚文正配享廟廷理宗朝圖功臣像于昭勳崇  
德閣趙普曹彬以下二十有四人康伯與焉後下令故  
鄉專祠祀之此史傳實錄也一時大儒若王十朋朱熹  
皆稱其身係安危如司馬君實云迨我昭代景泰三年

該巡撫都御史韓雍疏請重建祠于本縣西隅並祀宋  
臣邑人謝枋得仍免子孫雜泛差徭有司奉行至今近  
知縣鄭天鵬不念前祠係是勅建載在祀典輒敢變亂  
成法安置枋得之主于疊山書院臣祖康伯之主于鄉  
賢祠夫二人者生不同時而地則同沒不同事而忠則  
同一廟並祀百世瞻仰今天鵬無故違制廢祀臣切痛  
之夫祭法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臣  
祖康伯其功在宋可例于定國勤事其在故鄉亦有捍  
患之勞俱應祭法况于令典有司豈得無故罷革甚至  
鬻祠取利臣切惜之伏遇

皇上建極表忠章善以勵世風臣若不能申明大義光復  
盛典又豈陛下之臣先臣之後哉乞勅禮部行巡按衙  
門修復原祠以表雙忠或照枋得書院專祀以昭大節  
事下禮部爲照宋太師文正公陳康伯南渡名臣其忠  
義大節具在史傳先朝既經撫臣奏准立祠致祭載在  
祀典有司豈得無故廢格事屬違制理當修復合咨都  
察院行巡按江西御史覈實即督有司修復原祠並祀  
雙忠以崇風教具由以俟題覆

豫建山陵疏

初劄諭尚書夏言曰朕欲豫建山陵先命官往相塚

謁陵臨視可會勛時鼎臣瓚庭樞五臣計之言等上  
議豫建山陵古所諱言惟洪武永樂間嘗豫有作今  
陛下議及於此蓋大聖達道後天萬年之計但形家  
謂全氣之地有不易得雖天壽山之勝亦鍾氣有限  
蓋惟長陵爲最請命文武大臣率臺史更博訪具  
法服者相之徐修謁陵之禮從而親覽焉有會聖心  
然後定議已而謁陵及召臺史相地於十入道嶺之  
陽指示吉兆定議營建續諭七陵間有損壞併工修  
飾事下禮部言等上疏

曰禮有之君即位爲柝昔漢文帝自表灑西唐太宗詔



營九壇我

太祖

太宗悉先有事故陵寢純吉今

皇上親覽十八道嶺之勝可卜壽宮特勅營建臣等敢不

勉從但工役重大必諸司悉心區畫委用得人庶足建

事所議修陵若

康營構尚新

諸陵間有損壞且量修飾然而古不修墓蓋以神道尚肅

故爾其陵道象衛遵諭護以石臺悉從之復諭壽宮務

從儉朴用為永圖又議諸妃祔葬義不由隧宜於外垣

之內寶山城之外明樓之前左右以次祔焉

會議特建兩宮并修七陵營壽陵疏四月初九日

勅諭禮部朕惟清寧宮本儲位所居今擬畫為二區後

一區作

太皇太后宮以仁壽宮遺址并除前釋殿作

皇太后宮用備一代之制又法國初故事豫建山陵嘗以

咨于大臣雖勞民傷財義不但已然舉此大事故復咨

爾群臣百姓與共圖之於是侯崔元等侍郎霍韜等學

士張壁等給事中李充濁等御史王杏等府尹劉淑相

等耆民高輔等各如議以覆而韜等疏畧曰是役也惟

在委任得人經畧有要豫計物力慎懷永圖興工酌贏縮之宜用衆適勞逸之節則事豫而立民悅子來而工成不難矣事下禮部尚書夏言等以為自昔帝王舉大事必順人情有大疑必稽衆論詢謀合從是之謂大同大同之應吉無不利

皇上創建兩宮以隆孝養特循故事豫建山陵凡在臣民孰不敬應乃復降清問以圖大事此先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之意甚盛德也夫聖志先定稽疑大同事在舉行無疑營建兩宮移咨工部議奏修飾七陵豫建壽宮候命請期祭告行事疏入

上曰既臣民合詞所宜從之修陵建陵並用是月丙午朕前期二日發京親告

長陵遣告諸陵及土后司工之神總督等官各與璽書行事兩宮以五月望後興工釋殿釋像即撤去自大工之興五年間凡用銀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餘兩借支太倉太僕光祿及召納事例銀錢公私告竭而所費不貲乃勅諸司計處尚書蔣璠等會同尚書梁材張瓚等疏言國家營建必資於財力而財力之耗莫患於糜費今營建大工凡三十一所日役夫匠約九萬七千七百有奇以一年為率合用銀一百八十七萬五千三百有

奇車產銀約三十四萬五千商料價銀約一百餘萬此錢糧所由不足也加之承天工役凡一十餘所扣留湖廣河南事例銀七十萬江浙川貴南畿料價銀五百蘇州臨清磚銀百萬又兵部借用沙河料價各處奏留軍器折銀共十餘萬而開納無幾此錢糧所由不足也工部料價匠價葦課軍器折色復多借支拖欠侵欺重勞催督此錢糧所由不足也財力之耗若此而欲望大工亟成豈可得乎為今之計兵部如例分發官軍官匠工部盡發食糧民匠革去產役以省浮費不足則兵部用馬價工部用庫銀增募各委官會料道點閘以革姦弊

其一應料價脚價工部督催接濟然而見欠工料銀兩數十萬欲從戶兵借支而臣材謂自興工借支太倉銀凡二百九十三萬四千七百有奇臣瓚謂借支馬價銀五十萬各所存無幾事關軍國難再輕動其該監監工收料委官多至三百三十餘人未論冗費實切喜工拔本塞源尤在於此蓋總督大臣總其大綱若夫奉命率屬督工惜費臣等與內官監掌印之責也同心國事無分彼此臣等與戶兵堂官之責也查革姦弊知無不言則監視料道之責也若使內外臣工體國奉公無為私計則工成有期而國計不乏矣惟是通年土木頻興海

內虛耗

皇上稽古創制亦云備矣正當垂拱與民休息伏望申命  
群工蚤圖竣事用迓天休

初勅下因言于同事曰國家舉事以義為準以民力  
為重茲兩事皆協於義惟是大工頻興財力弗繼今  
日惟行之以序處置得宜節量有道庶幾海內不至  
困窮爾詔許群臣明言其便所司可忘自效乎同事  
難之適膳部胡松約共上疏然其意直欲諫止耳因  
與熟計之曰兩宮之建以備先朝闕典庶民宜盡于  
來之誠以慰孝養之志更復何言山陵雖非臣子所

豫然上志既定義亦當從豫造後造皆須財力君子  
不以天下儉其親而以儉其君乎今惟有就上心勞  
民傷財一念擴之覲得如天順成化間營建山陵及  
尚書徐貫奏惟營建清寧諸宮故事先儘內外監局  
及水次見在物料不敷則濟以內帑佐以歲派庶財  
足用而事畢集至于考功則在嚴禁冒破諸凡匪頌  
悉為裁費督工惟在得人車駕無煩數出如此則民  
亦陰受其惠矣松曰此則大臣平章之事耳因與極  
論之曰進言須根極理要曲盡誠意庶幾有感有益  
大臣平章小臣獻納雖各有體然理亦無二况今所

舉皆協於義所憂力不足耳故在理亦止宜就此商量所謂寬一分之賜亦所屑爲者也乃若修陵事則當直言神道尚幽古不修墓此在所緩會部疏亟上遂有成命不果今卽後來財用不足觀之固正坐計之弗悉耳

參劾潘謙金桂擅議 顯陵疏 四月十二日

謙宛平縣儒士桂鎮撫司軍匠各奏請遷塋 皇考靈櫃于天壽山且言若憚勞費則他日 皇太后萬年之後亦不免於合塋事下禮部參詳上疏

曰先是千戶陳昇等輕議

顯陵本部會議極言其萬萬不可之故時尚書趙璜謂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乃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故

太祖不遷皇陵

太宗不遷孝陵蓋事關國祚有動而不可悔之憂况今日未擇有全氣之地又未知

顯陵之果非吉兆豈得輕議乞嚴旨禁絕細人今後不得妄議國陵重事伏蒙俞旨謂已奉慈訓陵寢重地不可輕動昇等沽貸再有奏擾者不宥今謙等復敢妄議實因豫建山陵罔測聖意故特發之以嘗朝廷豈知

皇上至誠御物焉有所隱且朝廷舉大事豈藉小人以發

端哉今謙等不顧國體若不重治無以警衆宜付法司  
明正其罪詔從之

初疏稿有曰謙等不知忌諱指斥他日合葬為詞又  
豈知合葬之非古哉縱曰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然而陰之從陽自是常理孝子仁人之事其親也必  
有以自致而無憾焉者亦何事凶事之豫矣乎當事  
謂上意難測乃為云朝廷舉大事豈藉小人以發  
端云云今以後來南祔觀之聖見固蚤定矣

會議祧遷

奉慈主于陵寢疏七月十七日

勅諭禮部朕惟廟重於陵禮制特嚴今廟中凡帝主惟

一后配享惟陵則有二三后祔葬者因思別建奉慈殿  
以享先妣似不若遷主于陵寢為是其集議以聞尚書  
夏言等會同大學士李時侯郭勛等尚書梁材顧鼎臣  
等上議禮嚴尊祖祀重廟享自古天子宗廟惟一帝一  
后合享所生大母別薦于寢身沒而已是故禮有享先  
妣之文周之閔宮宋之別殿皆此義也國朝廟制歷世  
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弘治中特建奉慈殿以祀

孝穆皇太后後祔

孝肅皇太后近祔

孝惠皇太后所謂子報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者也禮妾

母不世祭不世祭者謂子祭之于孫則止故曰父之所  
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明其宗也蓋孫  
承祖後承祖則尊祖明不復顧其私祖妣也今日陛下  
于三太后分皆孫屬禮不世祭義當從祧聖諭以三太  
后主不祔廟欲議遷主陵寢在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  
正與今合但祧議惟歲主為是若當時瘞主園陵則襲  
古人粟主既立乃埋桑主之意今遷主陵寢祀事如故  
尤為曲盡請命筮日具儀以行議上

上曰卿等既會議云可即筮日擬儀來聞又曰三后神主  
原稱皇太后乃子孫所上尊稱今遷主陵寢寔同帝后

之列名義未協乃改稱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

孝穆慈慧恭恪莊儉崇天承信皇后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

初屬視草竊惟制謂奉慈之祀不若遷主于陵此當  
準不世祭之義以從祧可也若在子固當終身享之  
斯為得禮之正

擬上明堂議疏

曰恭遇

皇上肇修宗祀明堂大典奉

皇考獻皇帝以配享

上帝以信嚴父配天之孝特發明詔下群臣集議者臣待罪祠官實有司存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昧死獻其未議用備聖裁臣聞先民有言嚴父則尊祖尊祖則敬宗其義一也我

皇考獻皇帝始封如契稷至德如文王克配彼天夫復何疑惟是

太宗文皇帝在上功德配天未享其報故在今日嚴父之禮尊有所厭卑有所避時有所待爾臣愚竊謂嚴父者皇上之孝避尊者

皇考之心與其信

皇上之孝不若體

皇考之心似於宗法祀義克協繼志述事為大也故敢筮日沐浴齋戒陳其愚誠別為或問二篇以發其蘊伏願聖明少寬斧鑕之誅稍存睿慮以全聖孝以光大典幸甚幸甚

明堂或問上篇

或問宗祀明堂之說曰不知也知其說者其通於功德仁孝之道乎其於天下也視諸掌請問焉曰古者天子之殷祭有四焉禘祖郊宗是已夫禘其初祖謂之禘祖



其太祖謂之祖郊以配天謂之郊宗以配帝謂之宗是故以言乎報功莫大乎祖以言乎報德莫大乎宗以言乎追遠莫大乎禘以言乎配享莫大乎郊夫郊之有配者何為之生也神自外至者必有主故以祖配天以宗配帝也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代有定典世守弗易惟周先宗文王於明堂以享上帝後乃易以武王爾故宗義本於上古明堂作於周公仲尼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周創業自稷受命自文

革命自武也故克配被天稷既配郊而文王之至德未報此明堂之典所由起也其易世而宗武王祖文王者各奉之以配天也故曰嚴父尊祖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曰先儒有言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配以祖物成於秋人成於父故季秋享帝而配以父郊曰天尊之也而配以稷亦以尊稷也明堂曰帝親之也而配以文王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斯言非與曰甚哉知言之難也名以世易尊以德崇文王之為宗也在周公則為父在成王則為祖有定名乎且周公之為斯禮也成武王之德以相成成王之典非以諸侯

祭天帝別子祭天子也不然則周公之志荒矣世更名  
易又何以稱焉若謂生不為天子沒不配天則大不然  
蓋配天以功不以貴以德不以位也自三代以上若鯀  
若冥若稷若契若文王又何嘗生居天位乎曰今日之  
禮當何如小臣不佞謹拜手稽首颺言曰  
太祖高皇帝為萬世帝者祖郊祀以配天  
太宗文皇帝為萬世帝者宗宗祀於明堂以配帝此謂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明堂或問下篇

或問配天以功德而不以位然至於鯀而德衰績用弗  
成則何以言之曰知此則知孝子嚴父之心有可以信  
有不可以信者矣未達曰鯀殛而禹與天與之也天復  
與子啓所以郊鯀而宗禹也故舜不郊瞽瞍武王未受  
命周公輔成王以定典禮若曰信成王嚴父之孝則武  
王當配天矣思文至德未報也是故成武王之德祖顓  
頊而宗文王也宗必於明堂以配帝者遜稷于郊也配  
天配帝其義一也斯禮也在周公為嚴父在成王為敬  
宗敬宗嚴父其義一也武王躬集大命故周之後王復  
祖文王而宗武王焉敬宗尊祖其義一也是故尊有所

厭卑有所避子道也孫道也無所厭則以繇配天可也  
有所避則雖以武王猶有待成康以下無論焉匪獨成  
康爲然也殷之中宗高宗祖甲周之宣王彼所謂中與  
之主也皆未之有改也故殷之宗湯周之宗文王武王  
百世不遷傳曰祖有功百世不遷宗有德亦百世不遷  
此之謂也今日

皇考獻皇帝始封如契稷至德如文王克配彼天又何疑  
焉惟是前有所避者以

太宗文皇帝在上焉爾先朝以

太祖

太宗並配於郊我

皇上乃獨奉

太祖配神者以神不二主尊無二上禮之正也然而

太宗配天功德未有所報正宜舉明堂宗祀之典以配上  
帝庶幾各不失尊而禮云備矣曰太宗宜報矣得無降  
祖爲親與曰周人宗文王武王以配上帝者傳世三十  
歷年八百如一日吾聞敬宗矣未聞降祖也必執嚴父  
以爲禮則分以代異已不可施於成王周公之身其何  
以垂於世世曰凡人避嫌者內不足也賢者不避嫌而  
况聖人乎在理或當何必遜讓曰嫌不避尊亦不避與

當仁無讓當食亦無讓與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孫可先  
宗配食與故曰嚴父者  
聖皇之孝避尊者  
皇考之心與其信  
聖皇之孝不若體

皇考之心者此也曰周公明堂享帝之制於郊義亦有同  
與曰同天即帝也大報天於南郊就陽位也迎長日之  
至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象其性也用犢貴  
誠也特牲以少為貴也明堂則屋之矣祭用秋牲用大  
牢奚其同曰其義一而已矣祭祀之禮生於人心有本

有文郊尚質明堂尚文郊尊之明堂親之也若曰祀天  
不可屋則天亦飲食衣服乎雖郊用特牲何施焉故曰  
祭祀之禮先王因人心而為之者也是皆以人道事天  
也獮祭魚豢祭獸以其為生報其所生反本之義也此  
祭祀所由作也故郊以大報天禮之正也明堂以享帝  
以義起也周公以文王有配天之德不可並稷于郊是  
創明堂之制便無文王其人則明堂可無作矣

明堂之議起于嘉靖戊戌倡之者豐坊也坊之立論  
取諸周道尊尊親親之義而徵以孝經嚴父配天之  
文也然嚴父則尊祖其義一也坊知嚴父者周公其

人也而不知配天者則文王其人也周公之為斯禮也固相成王為之而主者成王也在周公為嚴父在成王為尊祖尊親一而已矣時之建議者吾惑焉其辨之者則曰配天之享必生為天子而功德配天此非通方之論也是宜不能以入之也文王固未嘗生為天子也皇考始封如契稷至德如文王惟是厭於太宗猶武王之厭於文王也不然則武王寔受天命在成王嚴父之義不尤切乎若使上無所厭雖以伯繇之效可也此義亦明亦何怪其紛哉時後方宅憂不得與議特為著論而附以或問如左

卷之四